國朝學案小識

冊三



卷八目錄

守道學案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卽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邃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卽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卽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

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删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敘用示勸得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尙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謟脅

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踈久之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槪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

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
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已成則有知之而不
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
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
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
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
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
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
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
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
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
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欿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
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悦爲容者愚己

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慎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

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後世者載在

國史不具述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澐字湘淘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修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概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

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
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
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
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
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
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
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
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
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
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
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憒紛擾徒
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
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
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
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
一曰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
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

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

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
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
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
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
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
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
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
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
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
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
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
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
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
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
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
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
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

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晩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賁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晩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晏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横渠成誦之説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即所養者亦無理之虚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塲大脱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唫虚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歴觀朱子註疏纂輯删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虚靜不可把虚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

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愼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愼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辯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即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

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庵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驥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爲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王先生極不以爲然謂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攫拏非所以爲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來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焉孟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爲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也於復乃可見天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

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麄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別之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卽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

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慤民恬簾垂篆裊熙熙然邃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閶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卽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梁溪嚴先生

先生諱瑴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瑴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貽以

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説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爲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出庶物又胡爲稱也惟首則爲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无爲恭己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之以爾乾初象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象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既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絶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爲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爲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爲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致知則爲必明之強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遄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夬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絶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咿而栗斯一爲怙權

恃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暱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懟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存也吝不遽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繇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繇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乎見之是可以知其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尙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翼城王先生

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爲心以理御氣則爲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達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爲學也浮靡而已

心而不以道則其爲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爲學次第未遽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郛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實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原於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間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間既已爲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既已爲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既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迷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教衰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臥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強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錄如是者既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強世也抑予有大不得已

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計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共諒之未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況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強烏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茍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爲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予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值癸酉七月朔日啓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盲者不敢自廢成己而卽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識量哉

吳江陸先生

先生諱耀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古人爲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之於文集中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之性本善既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既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

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為可慕善為可恥也直謂不善為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為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為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彧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荀彧而必不使冒為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為因時大臣則荀彧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彧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彧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沒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為伯夷比干而荀彧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也哉視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尚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為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為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為忠是

人也乃真以伯夷比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
善是以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
主不親爲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
愧爲耇成是人也乃真以苟或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苟或馮道
者乃非善也是以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故雖當
陷溺既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
星之未滅尚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
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
可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
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
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易之準
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適完我有善無
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本無不善而吾儒之
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而
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智信而每與禮智信相反者
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一外君臣去父子屏妻子

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爲仁孑孑以爲義虛浮狂誕以爲禮智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説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效則急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覩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又書張嘯蘇天人篇後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即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杲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癉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有望報之一念即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善皆天之所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然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

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先生之言親切類若此集中書序記說以及稟啓條議檄札約示諸體皆能抒寫人心之所同然宣道物理之所各當隨時隨地隨事隨勢各還其所必不容已故言之可行行之有功所過之地既沐其清風更思其仁政久而不忘如山東湖南其明徵也所著有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之急務所選亦皆補救世道之文惟學術中邵念魯學校論欲廢宋儒諸書自附於文中子焚經之意狂悖不足校豈不大干功令乎先生當時蓋亦擇之而未審歟

昌樂閻先生

先生諱循觀字懷庭居平去妄念除閑思一言不敢欺一步不敢苟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朋友則信循循然醇儒也其困勉齋私記曰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學有閑念卽是不敬正念相發卽是窮理又曰寢後將一日言語行事存心思其是非善惡而內自賞罰之日日如此必有進益又曰不真知則勉持之而不能久真知而行之如饑

渴之於飲食矣故知止而能得也又曰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恐臨深爲高小善自足又曰謹小慎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理些小不在理上便是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故一事不慊他事做來都覺費力致曲之功可不務哉又曰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毀譽動於中也又曰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推之凡接物應事皆然隨處精察而處之務當於理則近道矣又曰林氏逋曰涉世應務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荊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此最爲處橫逆之善法又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又勉強爲善勝於因循爲惡又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又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又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又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又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又寡言擇友可以無悔吝憂辱又檢身以正交際以誠又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皆名言也又曰程朱只是教人主敬所謂主敬非迫促束縛之謂但要時時提醒此心在這裏便能照管許多道

理詩云於緝熙敬止只常明處便是敬不敬則中無主而昏書曰顧
諟天之明命亦緝熙之義也又曰隨其所處須想現前是甚境地古
人必有以詔我矣又曰聖門爲學只是從事物樸實頭力行去一貫
之旨性道之奥聖人罕言學者亦未嘗妄意今爲學多是躐等欲不
禪得乎又曰聖門高弟顔曾爲最三省之語四勿之箴抑何親切平
實也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又曰上蔡云去卻不合做的事則於用
敬有功予補其意云存得常不散的心則於集義得力程子所謂敬
義夾持又曰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養既
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知得卽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
心氣勞耗所必然矣又曰數刻之言不終日之事有初能自立而漸
失其本心者氣易勝而志易奪乃如此又曰凡人做一事能全人不
用權術者鮮矣明道謂人之患在用智也一用權術雖是好事皆爲
不誠無物又曰言語行事一一反之於心此善邪惡邪誠邪詐邪又
曰忿欲不能不過懲窒之道未盡也於不當忿之忿猶或知所遏抑
至事之當忿則遂過矣於不當欲之欲猶或知所裁制至欲之可求
則遂過矣須於氣已動時更持其志又曰教民之道在躬行以率之
自處於貪不能責民之廉自處於肆不能責民之恭自處於僞不能

責民之信又曰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窮理習事明之方也又曰血氣之勇非必不正也何以異於義理之勇此幾微之界須自精察蓋先生工夫纖悉俱到於義理毫釐不差有如此者其去情堂記曰善醫者必察知病之所在度其虛實審其緩急而後可治疑而試以藥未有能去者也既察知病之所在矣又期於力攻而必去之夫風寒暑濕旦而感午而發者易攻也至於極虛勞憊其本由於情欲飲食之不度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而後發其積之也久則其中之也深而藥之也難幸而治之得其道且攻之力矣則又必謹其所養而後幸其不復不然則將不旋踵且加厲焉何則氣血寖薄而不支也爲學者何以異於是觀二十後乃有意於克己之學始而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僻之說於是取聖人賢人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尚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狠羊同牧而莠禾並藝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庶幾效法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久之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而求誠一念也必勉以勿欺一事也必要諸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於

前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年來屢興屢躓德不加進業不加脩每一念及輒獨坐嗟咨發憤流涕或夜未半而耿耿不寐以至曙困極橫極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矣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僞故恆心不堅夫不力警其惰而第浮游從事於三者譬治病者昧其本而姑試之於標其不至劇則幸矣雖然惰之爲惡陰弱而難扶其中於吾心者三十年矣是皆平日頹放恣佚之所積不任譙訶督責之所致如勞憊然非終身克治以藥之未易變非戒謹恐懼培其根本以養之未易強且恐年力日衰心神彌耗中道而廢將一蹶不可復振其終流於小人之歸則大可哀也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爲三目以自詔云其目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其醉醒語序曰醉醒語者安邱文超劉子之所著也其言多辨流俗之惑而於闢浮屠也尤力可謂自信者也浮屠之說足以怵天下愚夫愚婦而使之必從而先王之禮多因之以壞士大夫雖知其非而往往效之非獨牽於俗亦其無以自信而動於禍福故也觀劉子之書不惑於此豈非難哉佛入中國幾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猶在於禮俗至宋乃並爲學術之害自程門高第弟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

有明王氏更唱異說以掊擊朱子後學師之其失彌甚由嘉靖以及崇禎門戶繁興各標宗旨大半支離於無善無惡而已夫所謂無善無惡者卽金剛經之離一切相維摩詰之法無好醜圓覺之性自平等無平等皆是物也故達摩慧可輩以爲覓心了不可得覓罪了不可得覓心了不可得則無善矣覓罪了不可得則無惡矣無善無惡則妄行而任智矣近世士大夫猶多好其說至或昌言詞章句詁集注尤可駭嘆昔陽明王氏見門人非朱輒怒止之蓋平日之掊擊特欲以伸己說而終不欲自絕故摘取緒言以竊附焉今則橫議無忌矣陽明所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此與劉子所闢佛之粗者也有能本聖賢以來之旨明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如劉子之不惑者豈非劉子所待於後者哉其文士詆程朱論曰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傳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舋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卽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間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間宜若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劫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闇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

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
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義盡
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
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
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彫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
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
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
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衆誅故不敢乃考其訓
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
之爲愚爲愎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
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
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
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
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吸
吸焉不知止多見其蒐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
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子非敬其老師也
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類也其與法鏡

野書曰今之陽尊程朱者多出於爲科舉之俗儒稍知講學未嘗不惟王氏之從王氏之書僕皆讀之矣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間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諳而驟使之專事其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有自得之樂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僕嘗有志於學取先正矩矱而淺求卑行者數年雖無得亦庶幾免於大惡及得王氏之書遽悅而從之盡舍其一切課程而求之於精微數月之後乃頹然喪其所守然後知其學或上哲者有取焉中人以下如僕者殆不宜究心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矣今之爲王氏者得勿悅其言而未見其害乎或上哲之取精能融通陶冶而不拘其方非愚者所能測耳以上二說私心所願進於足下者然半年以來所新知亦竭於此幸教而誨之先生與濰縣韓公復講學於程符山篤守程朱身體力行壁立千仞不囿於俗學不

惑於心宗一本規矩準繩內直外方不詭不激釋褐爲工部主政事有不可以去就爭卒以此退居山林著有困勉齋私記尚書讀記春秋一得西澗草堂古文詩集

宛平劉先生

先生諱芳喆字宣人歴官國子監司業學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也而終厭之何也事惟庸者可作物惟庸者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我只道我之庸語而已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己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道理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愼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淆於中乎愼而不誠保毋詳於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清爲真清

愼爲眞愼勤爲眞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觀此可以知先生之爲眞庸矣其他如家書三十首孝友之書也生事死葬之禮皆從至性中流出讀之者未嘗不嘆先生之懇懇懇懇誠篤而肫摯也庸言庸德其孰如之生平所稱許者成都費燕峯密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庵本榮則有是有非未可爲定論矣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鄗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之學教於河汾間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

國朝理學備考共三十卷曰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不以君子自勉子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既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鄙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

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
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
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
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
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
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薛胡王陳兼
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
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
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
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
一有誤入荊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之爲險徑薛胡之爲坦途前人
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
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
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
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即其一生言行豈無可
以然豈可以其小醇而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
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

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並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薛時時在牆羹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干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既已遠誰人開我盲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嗤下里音如何辱韶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著尙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安陽許先生

先生諱三禮字酉山歷官兵部侍郎讀中庸天命之謂性謂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既不可以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可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矣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就從嚴父配天爲入首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也又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泛泛言理實有其事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尙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礙否真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帝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故其平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仁爲一貫以孝爲大本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魏氏裔介謂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其有以鄭明季宗良知家每本心而不本天先生知之揭出一天字而實之以仁孝謂自古聖賢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何處見實行卽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其宰海昌也察姦緝暴薄斂明刑儲粟救荒省徭免役平時務孝弟重農桑教民以根本篤實尊親敬長之行禾稼盈疇絃歌滿邑駸駸乎頴川之俎豆中牟之化理矣本身徵民大略如此惟

先生講學動曰從某處悟出從某書悟出與格致誠正真實功夫異矣其最不可訓者講志學一章謂耳爲天耳聽爲天聽不草草在理上講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況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從知天命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尚未直到又十年五官百體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處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斂之仍藏於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不過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霑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堅定難搖要之息就是天樞竟不可再言天矣似此說來竟將大聖人看成觀音文殊偏身皆神通也是非講學中之大魔障歟無怪其以天自信作爲圖紀播弄神識入於徜彷而不自覺也所著有讀禮偶見仁孝達天發明聖學問答考正史綱說聖學發明海昌講學集註丁巳問答以天自信圖紀至聖先師生日考定記

同講諸子

陳錫嘏　許用光　陳獻可　邵蓼三　陳乾庵　陳齊永

許汝龍　田士章　仇兆鼇　方又韓　羅西溪　李石庵

吴文楠　萬　言　張鳴臯　包承翰　朱　振　姜希轍

范光陽　楊雍建　張曾禧

安平陳先生

先生諱法字定齋翰林外歷郡守監司潛心正學嚴詆異端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之教人不過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謹乎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乎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好高欲速者慕其高妙而希兾捷獲絶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渺之中其恍惚之間偶有所見遂矜爲獨得以爲至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曩余伯父拙夫先生少年讀書攻苦屢試皆冠其儕偶一日嘆曰是豈聖人之學乎遂棄其青衿慨然有求道之志因往深山

中靜坐月餘忽見此心光明洞徹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矜持便了不可見以爲此一段活潑潑地何以實有諸已法時不曉所謂竊怪聖門中何故有此一段奇特景象六經四子之書何故未嘗一言及之後以憂歸里於山寺中取楞嚴圓覺法華金剛等經觀之其言極相符合因疑佛說所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及讀朱子文集見廖子晦亦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見所謂廣大虛靜者以爲大本又閒居默坐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而朱子以爲用心太過思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不可同年而語又引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以曉之乃知子晦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與禪宗靜智妙圓光明寂昭者無異而聖人之說無是也其後讀象山文集於楊慈湖則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則有下樓之悟於徐仲誠則有槐堂鏡中觀花之見他若慈湖之在太學循理齋夜憶先訓默自返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王陽明之在龍場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靜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陳白沙之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錢緒山之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倐見此心真體蔣道林之寺

中靜坐半年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菴之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其學之墮落禪室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顧乃矜爲獨得驚爲妙悟而不知拾前賢之唾餘墮空門之妄見終身迷惑而不知返而於天理民彝大本達道之實然而不可易者慨乎其未有聞也是何異寶燕石而遺美玉懷魚目而棄明珠不亦可哀也哉夫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恍然悟其所見之非而曰非夫子之教幾殆乃象山之於慈湖舉四端以發明本心慈湖當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何也於徐仲誠令其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因與說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爾說內爾只管說外看其機鋒迎擊真是一棒一喝手段其於慈湖則嘆其一日千里又曰楊敬仲不可說他是禪於詹子南之安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者則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知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嗚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識而擴充之由火然泉達之機以至於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識

取其靈覺之心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者朱子謂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則是非歲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於一月之間識取是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觀內照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知仁勇之達德所以行達道惟聖人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操存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而備萬善雖顏閔而不能幾此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耶是則師弟之間傳授心法無非瞿曇之故知桑門之衣鉢雖善辨者亦不能爲之解也或謂象山亦云本心之善非有動靜語默之間又云定之於動靜非有二是亦非專求之於靜也曰禪宗亦非專求之靜故謂行住坐臥都不放空運水搬柴無非是道主人翁欲常惺惺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又作正邪論以闢靜坐之非象山之動靜皆定亦猶是也曰動亦定靜亦定非程子之說乎曰固也程子不云乎釋氏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朱子論象山只踐履他之說又曰釋氏只恍惚之間見得此心性影子卻不曾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他所見的影子是其動靜之間所見不同所養亦異不然釋氏何以棄人倫而遺物理象山

何以詆格致而外見聞胡文敬又謂象山身在此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爲異學無疑按程子遺書有云方外之士有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以釋氏所不爲者象山乃以示其神奇又得禪之淺焉者矣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如是而言致良知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豈非聖門最切至要之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不爾也其言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失虛靈之運用非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妄行流爲無忌憚小人者幾希矣故其言曰

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只是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其全集中如此者不可殫述此任心之弊也先儒亦云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然非究竟法也蓋是心之知氣拘物蔽所發安能盡是大學之毋自欺亦在致知已後其於善惡見之已真故戒以毋欺非謂心生萬法也或曰陽明以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者非乎曰大學之序知至而後意誠知有不至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且欲之難去而理之難存也是以聖人先之以格物致知使其真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如知烏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而又涵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謹之於視聽言動之則其臨事也又致其省察克治之功如是而人欲庶乎可去天理庶乎可存今陽明直以慎獨戒懼爲格物以刻刻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既無格物致知之功又無莊敬涵養之素無可擬議無可持循而但欲於發念之時憑虛蹈空恃此知覺之靈以去欲而存理不惟所謂天理者見之未必得其真卽所謂去焉存焉者亦急迫躁擾視其心如寇讎故其言曰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又曰持志如心痛蓋以強制其心如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耳且

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以佛氏本來面目爲良知又以隨物而格爲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存他本來面目又欲人將貨色名利等心一切消滅只留心之本體便是寂然不動所謂不思惡也又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私意卽好念頭亦著不得些子所謂不思善也是則隨物而格卽去人欲存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不過存養本來面目其本體工夫只在不思善不思惡與聖人所謂去人欲存天理者燕越異向矣至禁遏其心苦其滅於東而又生於西也又欲於靜中追究搜好貨好色好名之根逐一克治眞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以致其徒有剜肉做瘡引犬上堂而逐之之疑而陽明反斥之爲自私自利不知己之爲此正程子所謂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其爲自私自利也大矣知如是而曰致良知亦借聖言以文其奸以塗天下後世之耳目適足以汩其良知而已若夫訓格物之謬無善無惡之非廢學廢行之弊知行合一之妄見於整庵涇陽景逸及近時張武承所論著詳矣學者取而究心焉然後知其爲正學之榛蕪心法之螟賊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有不容假易焉耳先生本其實學卓爲賢良所歷之地以教養爲實政凡與上官往復稟詳興利除弊以及爲官民挽回風

氣申明法戒皆手自親裁或數百言或千餘言情詞懇款仁義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猶感其孫若疇所刊猶存集論治居其七八而學之本末益可見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是謂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其辨至爲明晰又著有河干問答制義醒心集內心齋詩稿

絳州陶先生

先生諱世徵字視庵與党冰壑李闇章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卽一部論語追想夫子之精神命脈名曰活孔子其自序曰子輿氏有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後之學者舍此更誰願乎然欲學孔子須先識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不然認且非眞學從何處下手一部論語無非孔子精神流露然更有夫子無行不與之語或弟子極其贊揚形容之語較尋常答問尤爲親切故特錄之以備觀玩想像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殊覺夫子之眞面目隱躍在阿堵中恍若有親相告語者噫孔子豈遠乎哉謂此卽活孔子也可其喟唯篇自序曰聖門高弟顏子而外卽屈指曾子一領博約而喟一聞一貫而唯皆夫子之嫡派也吾儒欲取法夫子當先於得夫子之眞傳者而取法焉則

途徑昭然步趨亦易所謂要知上山路須問過來人也故集唱唯合篇以爲希聖司南云又有人鬼關謂夫學也者學爲君子不流於小人之歸斯已爾吾夫子每提君子小人並論蓋欲人觀君子而思法觀小人而知戒也法君子則立人極踵小人則墮鬼趣生死聖凡轉盼分途學者不可不慎所趨也不然向背一乖人鬼異境品地汙下終身莫贖矣自造哲命日進乎高明是大有望於吾儕者周則光明比則暗昧暗昧鬼行藏也懷土懷惠何等卑汚墦間乞鬼也巧言令色何等嫵媚夏畦病鬼也易事光明須眉可以洞見人境也難事鄭險蹤跡無可捉摸鬼宅也驕是鬼聲勢欺是鬼作用未有小人而仁洞察心曲照鬼鏡也上達天衢下達鬼路不知三畏是大膽鬼必獲天誅肆無忌憚是凶頑鬼必有鬼禍閒居不善是憨瞞鬼行險徼倖是癡愚鬼的然日亡是無下場頭鬼此從粗淺處箴砭未必非提撕警覺之一助也反求諸身者其可以驗之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隴字雲容號一庵進士官知縣晚年篤守程朱嘗語其子定求曰始吾涉獵泛濫好語渾同殆於讀書之道猶騎牆見也今得所依歸敢自居於荒耄乎作志矩齊終日端坐讀書於四子五經性理

大全諸儒語類目營手注晝考夜思勤篤甚於諸生七十壽辰申命定求曰聖學至窮神達化之域而究歸於一矩故知吾黨爲學居敬窮理須與不容少解尚何曠逸之敢耽馳騖之敢逞耶吾非敢謂學爲聖人特當聖人心矩合一之年吾始從而志之僅如聖人初學時亦自悔其晚爾及卒諸門人高弟追慕師德祀先生於平時設教之地私謚爲仁簡先生張秋紹夏爲之言曰夫欲扶道術以正人心者必先辭闢異端孔孟已有成法顧昔之異端在吾儒外今之異端在吾儒中昔之新學不自諱其異今之新學必強飾爲同能不爲惑亂者有幾先生其吳會一人矣乎少壯志學泛覽諸說未決所宗自歸林後杜戶潛心究竟斯事讀顧高遺書而有當於衷由是耑主程朱日以居敬窮理作課程又爲學者錞于警之而不喜僞儒登場號召習氣第因諸生執經問業從容指點俾沿流泝源手注孝經小學以授故士之游其門者大率皆厚重寡言以文會友也卽以友輔仁非合己物而成之博約而貫之者耶初猶襲大洲出世了凡立命之說冀以化導末俗已而舍旃壬戌冬攜公子侍講君過錫山拜道南祠會友東林益大感發歸葑溪遂取主一之義自號一庵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斯簡矣易贊乾元坤元繫以易知簡能是其大指乎年來余

數叩先生書齋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座旁皆粘四方名賢問答及侍講君京邸請業家書凝塵滿榻靜對穆如余偶問曰先生比者亦登虎阜乎答曰廿年不到矣笑指庭中拳石語曰此我之虎阜諸山也醇篤若此按吳郡先儒當推魏恭簡王仁孝兩先生吾聞仁孝先生事親至孝以橐籥後進爲己任從游及四百餘人戒其無標門戶增長言詮而先生得其仁恭簡先生初執禮甚嚴歸之涵養本體中年以後純如也而先生得其簡今合二者以誄先生不亦追配往哲以風勵來茲乎哉定求字訪濂修撰歷官侍講在翰林四年歸里不復出研味宋明諸儒遺書嘗與門人林雲翥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庸言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爲異端堅僻之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於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人譜證

人會二一書入門且無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夫不辨姚江之頓悟安能得紫陽之踐履朱子之所以爲千古正學者在讀書窮理居敬存誠與顏子之博約曾子之格致誠正同一存省同一克治也皆由工夫而得本體豈象山之六經皆我註脚陽明之滿街都是聖人所能同日語哉藉鵝湖之一會以爲朱亦同於陸者陽明之援陸以自援也洪水猛獸何詆毀又若是其甚乎尚可謂之一脈相承乎一庵生生專主程朱過庭之下豈不聞耶則儒門法語不得盡爲家法矣

深澤王先生

先生諱植字槐三有思乎長孺之戇而用以自檢故號曰戇思進士官知縣生平恂恂自持不輕以聲色加人然不肯隨俗俯仰於流品之不類者往往嚴界閾以待之積學既久遊歷半寓內見聞日廣識力益定仕於粵廉直持平名大著未竟其用退而著書有四書參註濂關三書正蒙初義皇極經世全書解權衡一書韻學臆說道學淵源錄讀史綱要其崇德堂稾言學言治均極見本末心性說曰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由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卽其性中庸言性

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慎獨卽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知性卽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卽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顧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非卽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爲劉子特下一解然者非中之所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卽理也是卽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爲體用者歧而二之其可乎顧嘗卽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

陽自是陰陽性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所爲之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卽以氣爲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卽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也若卽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烏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於人心害及後世可勿嚴其辨哉其道學淵源錄序曰道學之名古未有也宋始有之而宄臣蠹朝廷遂明以示禁嗣亦知道學非可禁之名也易名以僞學而禁之夫道莫大於孔子而善學無如諸賢道學也而受訾不甚姸乎宋史獨取所訾之名特爲列傳實以當代大儒雖儒林名流不得與其識加人一等矣自是以後又有朱陸異同之說陽儒陰墨幾欲胥天下而入於

懸空頓悟之幻境是上之所不禁者又更蠱之以異學一途何嘗自
爲禁之乎然考之祀典真儒雖不遇於時往往爲後王所追崇此即
天理之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余嘗考配享從祀所由始蓋諸賢
從祀自漢章帝始先儒從祀自唐太宗始而改議進黜者則明太祖
黜揚雄世宗罷荀況十人又改祀鄭衆五人於其鄉而進陸九淵神
宗初又進王守仁陳獻章若吳澄之祀則英宗始之而嘉靖九年嘗
一罷黜者也竊謂道學之統如祖宗於子孫一脈相傳而異派別宗
不能參乎其內朱子所以從祀者謂其接孔孟之真傳也朱是則陸
非矣陸非則吳與王陳將得爲是歟韓愈之從祀也以其言堯舜以
來相傳之緒至於孔孟而荀揚不得雜也學術雜即於道無與且以
陸吳王陳校論之守仁之精神魄力更勝於三子然其學術事功多
雜於權謀機變之所爲如荀況言性惡即當黜守仁乃曰無善無惡
性之體此即性無善無不善之異說也程子謂揚子原不識性更說
甚道守仁得無類是朱子補格致傳最有功於聖學守仁乃曰知善
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論其爲無頭學問且由其說則是
格物在致知豈致知在格物之謂乎夫從祀之典爲道學也若但以
氣節勳業取之則古今來氣節勳業如守仁者當不乏人欲盡廁於

從祀之列可乎竊意鄭衆等改祀其鄉之例正可以處儒林諸子而不必入聖人之庭可也論世者其以爲然否先生官粤時以強項吏稱蓋知其學者少也而先生固非無本矣

學案小識卷八


珍倣宋版印

卷九目錄

守道學案


珍倣宋版印

守道學案

寧化陰先生

先生諱承方字靜夫敦行績學言動必謹有問學者先教以小學近思錄其續師說曰昌黎韓子作師說舉傳道受業解惑爲言然師以傳道爲本而傳道之師往往難之蓋道一而已業與惑各有大小之分惟受業解惑之大者乃所以傳道也今夫講授經書結撰文字業之小也窮理脩身型家善俗業之大也句讀不知文義不明惑之小也營情華膴馳心空妙惑之大也浸假有師於此教其學者窮理則表裏精粗之必到脩身則肅乂哲謀之咸周型家則親義序別之克全善俗則禮義廉恥之悉協徇爵祿聲名之眩則崇道義以決其取舍陷虛無寂滅之迷則本誠敬以峻其防閑惟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之博約求仁爲宗旨焉其大如是其小可知也道豈有所不傳者乎然而斯師也非旦暮可遇或數十百年而乃一出韓子之前顏曾思孟有閔卜言尚矣而董管葛王亦庶幾焉韓子之後周程張朱尚矣而蔡黃真魏何王金許許竇劉吳曹薛胡羅陳魏蔡林
國朝若陸清獻楊文定蔡文勤亦庶幾焉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以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等也非斯師也曷足以當之學者幸遇之而不知委己以從事豈非不明而大可怪歟若夫有志於道而不遇斯師則惟天地古人是師矣且郯襄萇老之倫一才一藝罔非道之所散見亦學吾夫子之克集衆益而已矣至若流俗舉業之師無時無處不有於受業解惑之小者尚戛戛乎難之其承訛襲舛苟循故事者於巫醫藥師百工殆亦無以遠過然亦不可不謂之師也獨其傳道之名則難於忝竊耳其主一無適論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句轉相解釋朱子合而言之也程子又謂不拘思慮與應事者皆要求一朱子謂主一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於他其義灼然明矣今四書明辨錄乃云一字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則設有數事於此皆是天理心方主於此事亦無妨遽適於彼事乎將意緒紛紜主宰無定何能照察事之條理曲折而合於理乎其爲害於敬事之實功者甚矣蓋雖數事並至亦必權其緩急輕重急者重者在所先緩者輕者在所後應畢一事又及一事身在於此心亦在此時時照察然後所應各中其節可云此皆天理而雜然亂應哉本文明曰敬事則其敬亦就道國之事

見之耳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承祀之時其心洞洞屬屬惟主乎祀之一事而無適於戎及卽戎之時其心戰戰兢兢惟主乎戎之一事而無適於祀斯爲主一無適耳至細論之則盥時心一於盥薦時心一於薦謀時心一於謀戰時心一於戰無非主一也若夫存理遏欲乃平時分別確守何待至臨事始云爾也道國之事皆天理所不容已非私欲所可言若主於好貨色卽一定好貨色乃桀紂驕蹠蹻之流放僻邪侈之事烏足以擬道國哉陽明傳習錄好色則心在好色上好貨則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此說蓋承襲其意是卽陽明之徒也其學顏子所學論曰自孟子以後有記誦詞章之學有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有小人儒之學有爲君子儒而誤者之學學者不先定其所從茫然自命爲學譬如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耶此周子所以教人學顏子之所學也夫顏子所學以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示之的矣學者誠如是而學焉則不失爲真儒而可以希賢矣如是又進而不已焉且可以希聖而希天也豈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乎然學者誠欲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果將何以施其功耶夫子之教顏子也曰克己復禮顏子述夫子之教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其所以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者也則學顏子者可知已

蓋博文卽大學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復卽誠意正心脩身也遡而上
之格致卽堯典惟精誠正脩卽謂惟一也由是觀之自古聖人固無
異學顏子之所學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矣子朱子謂俗儒之學功
倍小學而無用異端之學功過大學而無實豈欺我哉乃陸王二氏
以扞外物爲格物致良知爲致知而謂讀書窮理爲支離則凡所謂
學於古訓詢於芻蕘多識前言往行學聚問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爲贅言矣其未入異端
獨其外之人倫在耳此爲君子儒而誤者也若夫小人之儒貌聖賢
之貌言聖賢之言而制行則相反焉依託朱子則詆陸王依託陸王
則詆朱子及聲聞既馳富貴既得棄其所依託如土龍芻狗焉嗚呼
此無忌憚之尤者也皆由不知學顏子之所學也卒後門人墨卿伊
先生刻其集於揚州墨卿先生諱秉綬進士歷官揚州太守其受學
於陰先生也陰先生舉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以示之以爲要
在愼獨又送其會試序曰學所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在於主敬
窮理以致其中和焉方其靜也事物未接寂然不動無偏無倚而知
覺不昧五性渾然三才萬物之理莫不畢備則爲有以致其中矣及
其動也思慮始萌七情乍發應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見

乎視聽言貌衣食居遊之際臨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間莫不一一中其節而無稍紊焉則爲有以致其和矣然而此非因循荏苒所可幾也必常戒懼慎獨無事則心存於中有事則心存於事暇則精研乎經史子集疑則質問於師友仁賢其切於身心家國者慎思明辨而無纖芥之淆克己力行而無毫毛之僞然後中和可致也其用力之方則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揭其樞要矣伊先生謹守師訓卒爲君子儒爲良二千石所至士民愛之書其惠政祠而祀之

昆明錢先生

先生諱灃字東注號南園由翰林轉御史歷官通政司副使降主事復授御史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先生謹守其教曰古人立品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而已生平正直之學端本於此是以居心至實植身至峻執事至敬與人至忠而兩入諫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且言無不實皆關

國家大紀綱大法度於甘肅冒賑參畢沅之瞻徇迴護山東虧空參國泰之廢弛貪婪均得

旨查辦奪級治罪有差後因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等不和辦
事不在一處先生疏請復軍機處舊規曰臣伏覩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廣益
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即各司咨事畫稿亦得有
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
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
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入止於
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
南書房尚書董誥同之尚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蒙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
起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未免趨走多歧以我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
德懷刑浹於肌髓決不致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萌然行之萬世而
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

不應聽其輕更況
內右門之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事須先一兩刻預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
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
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
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以備
幾暇顧問侯軍機事件既畢之後入未爲遲何必於未辨色之先遽
入致諸弗便若
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
事亦屬過褻敢請
勑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
雅共勵一堂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
如意門外南順牆東向之廬王杰董誥止於

南書房之處並請
勑飭改正謹奏由是有稽查軍機之
命先生督學湖南六年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載如一日雖非身受
拔植而彼稱此頌不解其何以然蓋愛人之誠愈久愈見是以沒世
不忘也其續刻湖南試牘序曰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即漸退
謂止於斯而遂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木然自萌芽而尋丈而
參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者有稟受
獨正至千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則日見增高繼長逮量
之既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
大抵然也惟松柏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
但不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金石膏液之淪注精
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人世不一惟不止之
效也使者始來受任視諸技藝固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
文根極一理厭服衆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摘瑕發垢俾
知自藥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以諸
生爲既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當有不止如是者庶幾高視古人
真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歲試過半時事也已而畢歲試舉科試

觀諸生之能者不過唯之與阿其不然者卽前蛟螭而後蟈蚓深爲
諸生病尤自病區區德如越雞不能稍擴㕍菢之力負
聖主委任縻厚祿而爲身家肥也未幾拜
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技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砥礪日邁
月征歲試且又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且如昔何也其毋乃以是
爲可止耳夫古人不作久矣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烱
烱與元精相貫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耶方鞭心策力之時
所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生不過至
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踵已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
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螻蟻穴乎其中斧斤尋乎其外雖
其間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供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
甚足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猶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
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強半歸烏有在使者曾再
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
古人以辜大造賦畀之美與
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耶因再裒前後所錄課試諸藝之尤
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成僅僅如是而已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

爲松柏者耶其遂如凡木之退就萎落耶噫嘻惟日望之久矣是就試牘言之而學問之功夫又豈有異乎先生教人之意何其深歟先生筆法高勁直逼平原與酣每有萬里騰雲之思畫馬以贈所知流落人間至今重之如圭璧云

連城童先生

先生諱能靈字龍儔號寒泉諸生守程朱家法不踰尺寸作朱子爲學考謂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疏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即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會經一番細微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又謂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觀其逐段加以按語分晰惟恐不明體認惟恐不實亦可謂深思好學矣所著理學疑問已刻者四卷曰心曰性曰仁曰情其言心主人之神明謂神明之妙有三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曰神通貫幽明通遠近無所隔礙也曰神變應事接物變化不測也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變二者而已言性主性即理謂性固是理即須看得理之在人

最爲親切方見其爲人之性也蓋人之生氣聚而生也氣之所以聚而生則理爲之也其言仁主愛之理謂只囫圇說有此仁卽有此愛有此愛卽從此仁發出此猶含糊之見必須將愛字與理字析開看如何是愛如何是理然後合備看愛字中如何見得有理理字中如何見得有愛方爲確解耳其言情主惻隱四端初喜虛齋蔡氏四端卽是喜怒哀樂之說後謂以惻隱屬哀以羞惡屬怒此處猶可通融看也至論辭讓是非則失其條理矣須知孟子所謂四端者蓋謂有此理則有此端無此理必無此端端之云者其爲念最初而其發甚微也惟其最初故不大著現而微見端倪也若轉一後念便須著現而不得謂之端矣此等皆窮到極處語先生於先儒言理言工夫一字不肯放過往往舉其難明者曲折指譬而不厭其繁其有參考互驗信之於心而亦未嘗已於辨難答長樂鄭一志曰尹氏之論敬謂中心不容一物謝氏之論敬謂常惺惺法此要皆說得透露有精神但稍費力耳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其言平正而二家之說皆涵蓋焉何也心若一時自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也且程子從整齊嚴肅說來便有把握只須將容貌言語上有形象處整頓收斂得來自然心已一也若單從心上用力而求其不容一

物而常惺惺便未免太勞苦拘迫而難於持久且或反致別生病痛
而不自知者此不可不察也大抵朱子雅言亦復如此然此一處亦
足以見程子之言甚似孔子也其答清流伍鶴聲云理一分殊有全
體之理有一分之理有千分萬分之一之理如人物之受於天者是
也天人固一理然不能無大小多寡之不同也故曰所得之理既盡
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也朱子蓋見之審矣或乃以爲理無盡時故天
能常運其在人者則氣雖已盡而理之不盡者仍在天也薛文清公
有人受是理如器受日光之喻謂器在則光在器器除則光在光此
恐見之未的也蓋器光之喻但可見理之不雜乎氣處而不可向生
死上論謂理不與生死爲存亡也如果器除而光仍在光則氣只是
一物承受此理者而不本於理卽此理亦不足爲萬物之根柢矣羅
整庵於人有生死理無聚散之說嘗反覆窮之而未得其歸此固爲
從來一大疑團此處打不破則佛氏人生而性不滅王陽明顔子至
今未嘗亡之說乃狂怪駭人矣今但就一分之理與全體之理大小
多寡不同觀之卽可以無惑矣雖然人又疑之謂人之所受者萬分
俱足何故與天地之理若是其多寡不同也不知天下之理雖毫髮
之閒亦自萬分具足朱子曰一卦一爻之中又自有陰陽五行許多

道理又曰元亨利貞一歲有這四段一日有這四段卽至一息之間也有這四段由此觀之則人之萬分具足也明矣蓋豎言之則一息亦具足橫言之則一物各具足此人之所以無歉於天地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聖人則又得其淸明純厚而爲全之全者所以極其理之全量便與天地參也然與天地參處亦只是功業耳究之天地在而聖人已不復見矣安能常在不滅乎此最是明白處不容妄生疑慮也且理有橫而具足者便當就橫看之豎而具足者便當就豎看之以其分之不同也故元亨利貞四德雖生而已具然自生至死其間流行處又自當分爲四段也分爲四段則人之有生而必有死者可見皆理之爲之矣大抵人生三十以前是元亨主事三十以後是利貞主事至於六十則甲子一週而復從元上起矣故十五以前爲元而屬仁如孺子知覺未開而生意醇氣自然可愛十五以後漸漸亨了屬禮始能入大學而教之以禮又十五年至三十以後則爲利主事而屬義此時發強剛毅無事不可爲到四十五以後則漸漸是貞主事而屬智故氣味收斂退藏而於事理則愈精於意氣則愈減不復少壯之豪舉矣六十以後或得氣之厚者則又從貞起元此時雖歷練老成而意思又覺醇厚溫柔有孺子之象而爲元爲仁焉

由此又進亦只此理漸漸運行如堯舜之在當時則是得兼人之分故其年百有二十倍於常人也氣之自少而壯而強而老死者皆一理之流行而爲元爲亨爲利貞之不同如此邵子嘗以數推之其大意亦與此同愚則就理觀之尤爲明白可見也惜前明諸公究心於此而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論也人又有於四德中獨稟一理而生者故氣質有不同處但一理之中又必具四德耳此篇推勘四德雖發前儒所未發而以年數分配言之恐天地之理未必若是其板也先生又恆言圖書易範大略比彙其板數者居多然而工夫細密則亦有不可及者矣

閿縣孟先生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四川學政敦篤彝倫愛惜名檢謹言慎行戒欺求慊幼而好學五十以後日求寡過以進於道嘉慶年間脩儒林傳其門人上史館書曰先生之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脩身立命之門異於章句小師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踐履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又曰自甲午哀痛之後覺萬境皆空自戊戌病困之後覺萬緣皆澹今思

之空空澹澹如何可了吾事直須刻意補過努力爲善乃得耳論楊龜山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爲人身後文如温州陳君李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曰定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止也論明學曰明講學家宗旨最多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黄綰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脩耿楚倥曰不容已唐一庵曰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卽聖學亦王氏之極流弊也論湛甘泉曰甘泉講學當時以爲儒宗又享眉壽然觀其晚年序嚴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鈐山之文矣以八十歲老尚書獻媚同年宰輔至於此極哉余讀嘉靖十一年馮子仁恩上疏備指大臣邪正中言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則知當時已不免人訾議矣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言學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其嚴於辨學不苟阿如此居喪時採士喪禮戴記荀子及司馬温公程子朱子說正閩俗喪葬之失爲喪禮輯略二卷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

取孟子揜之誠是之語輯自唐以來言葬爲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採先儒格言比類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與友朋弟子問答以資規誨爲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誡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誡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文詩集若干卷卒後學者祀之

山陰向先生

先生諱璿字荊山號惕齋幼敏悟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猛省曰存此則爲君子去此不將爲禽獸乎遂惄然恥爲凡民先從陽明族裔王行九講良知後得高忠憲年譜薛文清讀書錄反覆玩味內以體諸身心外以驗諸事物乃漸覺良知之說未當而居敬窮理之確不可易也自是動靜語默一以程朱爲師書其所見名志學錄其續者名志學後錄其言曰爲學大綱不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以居敬爲本貫乎知行二者之中窮理而不以敬則知必不精力行而不以敬則行必不篤又曰心不存則氣浮動而言易發心一存則氣沈靜而言自謹存心其要矣乎又曰只是一箇懶便事事做不成須打起精神猛勇向前始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臣

之道當如是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爲人之道當如是也又曰凡物皆有終始只理無終始凡物皆有邊際只理無邊際凡物皆有對待只理無對待又曰纔出一語不由乎中便是不誠言出諸口不踐諸躬便是不誠言之於前背之於後便是不誠故立誠必自脩辭始此處放過何以爲學又曰離了仁義禮智信而言性便是異端之性離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言道便是異端之道又曰權者聖人之妙用蓋其心體粹然無欲純然至善故於事變之來他人所萬萬不能區處者聖人獨能隨其機而應之至精至當無少差謬若未至其地而強傚之則反失其所守矣後世不察多喜言之往往以聖人神明變化之道而借以爲藏私便己之術噫其弊可勝言哉又曰吾儒未嘗不言虛然特以其無私欲而言也至於天理則惟恐其不實有諸己也若異端之所爲虛無則并天理而欲虛之無之其相去正不啻千里而遙或者乃欲混而同之不亦誤歟又曰說箇理便在氣上見得理與氣離不得說箇性便在心上見得性與心離不得又曰明善者知性之功也誠身者復性之事也又曰心得其正卽天理也不可道心皆是理亦不可道心外別有箇理又曰性不可爲故須在心上用功心有所麗故須在事上用功言事則心在其中矣言心

則性在其中矣又曰窮理者自不務外務外者卽非窮理因務外而
惡窮理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又曰陰陽造化乃是天地人物公共底
我之一身卽此陰陽造化之凝成者耳若分人分己內外隔越便是
從形骸上起見而於源頭上未嘗體認也又曰或問無聲無臭理卻
是一箇無了曰所無者聲臭耳理未嘗不實也又曰理氣不明用力
於身心易入禪寂義理不明用心於事業易入功利又曰古來無關
門獨坐底聖賢天下事都要理會又曰水火之切於人無人不知至
於仁則皆泛然置之而不求由其不知仁之切也夫子深憫天下之
人昏昏懵懵都如醉生夢死一般故特地喚醒之曰民之於仁也甚
於水火夫曰民則民以上不必言矣曰甚於水火則其他外物不必
言矣夫子爲人之意何等緊切其奈人只不信都將此等話頭順口
讀過滑口講過豈不深負夫子一片苦心耶又曰義理卽是性言義
理之性別乎氣質而言也氣質不是性言氣質之性合乎氣質而言
也不別乎氣質則人將卽氣以爲性矣不合乎氣質則人將離氣以
求性矣又曰以理爲心之障者固昧於理以心體爲卽理者正亦昧
於理者也又曰君子之和不但和於君子亦和於小人君子之不同
不但不同於小人亦不同於君子小人反是又曰看來若少有怨尤

心便滿腔子全是私意更說甚學問又曰必以未發時爲耳無聞目無見者是仍爲返聞內照之說所惑也蓋內照則無見返聞則無聞此正儒釋毫釐之辨故朱子力辨其非又曰人底精神須豎起來方有用方出來做得事若放倒了更做得甚事或悠忽一生多歸咎精神不足豈其然乎試看要做事底人便臨死時他底精神猶勝人百倍又曰明道先生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是吾儒之不同於異端處異端亦言性命亦言神化然盡性至命而不本於孝弟則所謂性命者妄也窮神知化而不通於禮樂則所謂神化者幻也故下文接以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也其旨微矣又曰程子謂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孟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天告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心又曰居敬便是持志底工夫致知便是知言底工夫力行便是養氣底工夫又曰胡敬齋譏朱子調息箴不當作若以此存心害道甚矣愚意此或朱子初年所作其後有一條云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爲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纔養氣心便在氣上却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爲不可也觀此則朱子調息箴其後亦當不以爲然矣又曰心若不鑽入書裏去書中道理不出書若不反到身上來身上道理亦不出又曰

凡書中所載之道理皆吾固有之物也便須向身上去尋書中所載之工夫皆吾當爲之事也便須從身上去做又曰心與理本不相離而妙合之者知也故學問須從致知入若不明理只要存心卻存得箇不分曉底心事至便不能應所以儒者之學必從窮理入又曰明德所以就心言而不直指爲性者蓋指爲性則經文兩明字都講不去也何也夫性卽理也固難以昏明言且性本至善惟在知之盡之而已何所用其明之耶仔細尋索愈見章句或問之精又曰這箇明德道他是心卻又本於理而言道他是性卻又主乎心而言又曰心苟不存則馳鶩飛揚鹵莽滅裂安能窮乎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又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越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爲學其將何以入德耶又曰氣之寄寓於形質者有始終其流行於造化者無始終之可言也又曰向嘗謂性卽理也豈可以昏明言或以此語爲非是理未嘗無昏明也不知理之昏明仍須在心上見得若單言理則安得有昏明此須深思而自得之也又曰不務明理而但知存心便是守氣之學異端雖不止一端然其但知守氣則一也特其間又有精粗之不同耳又曰古來無自己誇張底聖賢亦無一味駁人底聖賢亦無動口罵人

底聖賢近來學者其學術偏僻者固不必言亦有學術正當者却不免往往有此氣象纔有此氣象便與聖賢毫髮不相似然此等人大抵只是聰明有資質於道理上見得不差而已原未嘗身體力行而實有諸己也故學者知見固不可少而尤以躬行爲實也又曰程子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蓋主一之謂敬纔添便不是主一也要之敬時連這敬字也著不得著箇敬字便已添了一件已不是敬矣故程子又謂以敬直內便不直也又曰事業有限而道體無窮故程子謂堯舜事業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又曰心能作主不爲事物所勝大非易事又曰與人語不可有將順之意不可有求勝之心當惟理之從又曰呻吟語有云兩箇動氣一對小人此言大可玩味又曰朱子與楊子直書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此書語語痛快可作吾輩箴銘又曰近日以經學名者往往欲於宋儒註解之外自出意見不知四書五經自程朱發明之後如日月中天後人無容置喙但被近世諸先輩竄入許多駁雜之論足以亂正學惑後人卻須一爲刪正耳然此事正亦不易若非理精義明反身

而誠者不足與於此也又曰程子易序中全用太極圖說可知其平日之不言特不欲輕言之耳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敬是兼內外底然對方外而言則敬又屬之內矣存養是貫動靜底然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又屬之靜矣此亦專言偏言之不同也蓋敬雖兼內外而義則但可以方外也存養雖貫動靜而省察則但可施之於動也義但可以方外則直內方外之分不可易矣省察但可施之於動則靜存動察之分不可易矣人於直內方外之說以其出自夫子固不敢議而靜存動察輒或非之此予之所以不得不辨也又曰敬是本體之守以敬爲心體者非也又曰有善而欲使人知則已流而爲不善矣省之戒之又曰今早枕上思得孟子講一才字甚妙物各有才如草木底才只做得草木卻不能做禽獸禽獸底才只做得禽獸卻不能做人惟人之才則可以無不知無不能可以爲聖賢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不能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乃陷溺其心而不能盡其才者也是豈才之罪也哉故人之氣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無不可以知之行之及其至則一也其所以皆能至者以其同具斯才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亦爲之而已矣曰不爲也非不能也其不足與有爲者惟自暴自棄者耳既曰自暴自

棄則不可謂才之有所不足矣人苟於一才字見得分明自不容於自諉又曰道理須是思從思而得者則與己心相浹洽若只聽他人言語雖極分明其意味似不甚相屬所以古人貴思而得之然到苦思後得他人一語提醒亦與自己思得者無異也又曰天下若無人才則事事做不得又曰今日學者通病只是不知實心爲己所以天下無學術仕者通病只是不知真心爲民所以天下無事功先生於四子書細心靜會謂於孔曾思孟本意絲毫不失者惟朱註耳逐字逐句體認入微而諸儒之說則講去其非而歸於至當詳載四書記疑卒年五十

商邱郭先生

先生諱善鄰號春山篤志聖賢研精經史道本倫常學歸平實嘗曰大學之方道在明新學術經濟皆本分以內事後世學路漸荒士人薄於自待規摹制義之外不復知所學更有何事於是志趣不廣而行誼不立經義不明而世務不練求其有益於身心家國之實難矣平時教人必以孝弟忠信諷諭於道而不輕課以文詞亦雅不欲以文詞自表見也其贈葛孝廉序曰士以學品自立惟履平尚實之爲貴而所遺不與焉巖異之行矯激之爲非平也收採物情彌縫世故

非實也古者取士於鄉以孝廉名科孝爲順德之孚廉則清脩之著求真品於至平至實惟以是爲之綱自唐以降士皆由科目發身投牒而入扃棘惟以脩辭邀一日之知所爲順德清脩者安在而世猶以孝廉爲稱名存實爽當之者豈不愧於心哉余嘗得見

御批會試卷有曰文字平實其爲人平實可知伏讀再三仰見

聖主心存當世欲得真才以宏治功其發於衡文之際者如是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取之則必思有以用之惟平且實然後可以託心膂任封疆之寄兵以不試爲功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邊陲寧謐百姓庶富此平實之効也非求真品於孝廉中何以致之葛生六謙純厚質慤在親庭以孝謹稱於物未嘗妄取不僞辭色以悅人從遊十餘年凡脫諸口者可覆按也其平且實如是而文亦象之今歲秋闈竟以是登賢書夫遇合之際非余所敢知鹿鳴杏林一發軔之始耳然脫士籍望天衢所見所聞與諸生異繼自今其益厲初心推不忘親之情以求無忝之義充不苟得之念以守不貪之實出則樹功廊廟居則表儀鄉閭蓋孝廉之道於是而盡孝廉之名亦於是而稱此真品之在平實中者巍科膴仕升沉顯晦各隨所遇惟不易者理難昧者心亦爲其真者而已矣余昔嘗有

見於是歲月淹久而內顧不堪誰實爲之此亦生前車鑒也遂書以爲贈其贈王生矩序曰春秋人道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聖人因魯史脩春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使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已莊周言春秋以道名分故長於治人春秋之義明則人倫之理得爲親者受讀書之福爲君者收得賢之利國與家可以久安而長治何謂讀書之福倫理明恩義洽信孚宗戚風行閭黨蓋春秋之化行於家者如是何謂得賢之利朝廷正紀綱脩百姓富庶邊境寧謐蓋春秋之效成於國者如是是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自來設科定制烝髦士而籍之學宮於是爲父兄者各率勵其子弟學古通經以副上之求夫取士國典也訓子親恩也士子鼓篋入學諦念所以忠孝之心可以油而生矣矩賦性敦篤嗜學不已而用力於春秋甚殷己丑朔月以春秋試有司錄名第一夫春秋之義莫重於正始策名膠庠亦人生之一始也本孺慕之誠以求所生之無忝推獻芹之忱以期夙夜之匪懈庶幾躡義路踵禮門對先聖之遺經而無內顧不堪者乎昔廉希憲爲元世祖言臣已受孔子戒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是也夫春秋孔子之戒書也矩以春秋隸諸生籍與受戒於孔子者何異綱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節義不可一日

不在人心此聖人作春秋之志也矩非苟於自待者繼自今其益思春秋之義以自勵哉是爲序其迴瀾社題辭曰造物虛其中而人實之人之並生於宇宙間者皆伴侶也然其中又各有氣類之合焉善爲善偶則入其中者有所憑以自堅未入其中者亦聞其聲而思附而風聲氣俗之所近且有以垂範於幼輩使之耳濡目染而不自知古之君子所以愼其所與處者而深致念於離羣索居之患爲是故也近年以來士之結社者衆矣然其交也不擇人而聚也不擇地雕章繪句希世取寵脩不誠之詞而爲飽食終日之計結社愈多而士風愈下每一念之深用疚心故嘗過不自揆思與二三同人訂爲歲時相聚之期以各講其所聞而又念講學之事名體甚重未易當也於是乎醵金若干因歲儲糧以爲將來講求經籍之費事不至駭俗而心則主於勸善庶幾古人以文會友之道凡入吾會者必在家有子弟之行讀書懷經國之志而悖德悖義富貴利達之徒不與也則有藍田呂氏鄉約之風焉刪繁縟之文而情志相孚除虛浮之言而肝膈可通而習於威儀巧爲辭說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徒不與也則有文潞公眞率會之風焉園蔬可供何必珍饈之爲美醴酒不設自有道義之醉心而干索酒食津津於齒頰之間者不與也則有涵

池張先生脫粟會之意焉且會無長期而人無定額蓋善與善緣人雖多而不厭類與類會風愈行則愈廣吾同人誠能自勉於善而天下之善者雖不入吾會皆吾類也吾同人誠能自攻其惡而天下之不爲惡者皆吾類又何必其盡在吾會也則又有古君子與人爲善大道爲公之意焉昔陳太邱與荀徵君父子會潁川不過一聚之頃耳而遂爲潁之山川添勝迹於後代今吾同人亦既有會矣庸詎知後之人不有聞風興懷而慨慕於斯者耶願與諸君共勉之其己說曰己與我皆對人而立名義則各別謂己自兼性分而言我則形體也故由己推之天地萬物皆一體自我言之膈膜之外判不相屬矣公也正也厚也寬平也和厚也皆從己之道生也偏也私也矯也吝也刻薄也巧詐也強悍也皆自我之見起也充爲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爲我之盡不足以事父母論語言君子求諸己而孟氏斷楊朱之蔽則曰楊氏爲我其旨豈不深哉又曰己與人對立之名也己惟一人則萬有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殊必處之各得而後己之身安必處之各當而後己之責盡此至難之事亦至危之機是故善學者不徇人以爲通亦不遠人以爲高反諸己而求之忠信篤敬而已矣忠信則一無所欺篤敬則一無所苟而又密之以日省深

之以自反終之以不校積久而孚則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懸殊皆吾度內也於接人之時而盡其在己是故立身之外別無涉世之方所謂求諸己者正如此亦守約施博之義也若臣子於君父無以有己者也反己之說又不足以盡之考諸經則可見其思說曰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蓋思者心之收而善之動機也人能於日用間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欲前而善之遷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雷之決矣此務學之實而進德之基也念之念之其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外則畏師友古語曰懍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

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習與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下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以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以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自警願以效切磋於友朋云觀此數則先生之克治省察可見其大概矣所著有春秋解疏數千條又有興觀錄先賢模範等書大抵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僅經生家言也

寧州劉先生

先生諱大紳號寄庵山東循吏也善詩能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故其言行焯焯有非人之所能及者其宰曹縣告諸生曰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祿之風既熾惟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即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猥捷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

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致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其上伯制軍謝書院山長書曰朱子言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求燕閒清曠之地而不可得今五華書院萃三迤之士人延師課訓之游其中者爲學來乎爲科舉來乎其與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是亦惟即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己之分本末兼該內外交修以是見用於世與徒事帖括者相去霄壤也其與袁蘇亭書曰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歷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既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琅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留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使者爲言於大吏得留三月既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

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稭三百萬紳以方收斂暫緩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顧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徑緩征矣急遴廉能吏代征之至則新糧如期完矣因議征乙巳丙午年逋欠計爲數四五萬兩有奇揚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遂以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投劾去縣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閒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紳以是不得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迨得請而縣之人始知之雖乞留者相踵而至無如何也甫歸而攤賠之令至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城方脩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願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已草創此舉其時正旱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以在曹縣任內事同衆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

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紳斂鍰請贖得歸其後大臣有以紳上聞者

廷寄來滇送部引

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地僻事簡其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裁得暫攝兩月焉次年補朝城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幸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紳又以病自劾弗之許許暫移署青州同知次年以武定同知升署同知固閑曹也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紳督捕復值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河郡縣害又委紳查災查賑紳素無才能皆勉強任事而已後一年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留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母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游數日始別去則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懼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暱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於紳或以紳行事

增飾之轉出諸情理外皆不足據爲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卽紳不敢欺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觀此知先生之學之治直追古人詩文餘事而已沒後崇祀新城名宦祠

昆陽李先生

先生諱文耕字心田號復齋進士歷官按察使生平以徙義集義精義爲學服膺陸稼書張楊園兩先生嘗謂孟子以居仁由義爲尙志此士人律令法度也由居實扣在仁義上時時密勘此心果能清明廣大沖然藹然通乎天命不爲私意間隔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否所行果能正直和平秩然抑然準乎天理不爲私情阻撓可以行天下之達道否仁義須實按在居由上務使天地盎然生物之意常油油在方寸間而不屑簞豆不受萬鍾之心介然夷然真於日用事物上發出方是傾身入於仁義之中不徒苟於依附已也苟無此段刻苦嚴密之心道理總不在身上又謂君子無入不自得只是理順心安至其用心則全是憂勤惕厲蓋吾人自命爲士任重道遠實有不容謝之仔肩不易完之功力緝熙而後光明罔念卽可作狂是安得不矢之以憂勤惕之以危厲況乎遇有險夷人多疾疢不必孤孽始知慮患操心自古賢豪無不動心忍性生於憂患此中之玉成君子者

正復不少也憂勤惕厲亦何時何地而可忘者乎又謂事物之理可會於靜中不必專得自靜中也蓋學者工夫精義爲主義苟精熟則無論靜動皆油油在心目閒如知萬物之皆爲一體則欲使之各得其所者常耿耿也知萬物之不離吾性則欲使之各盡其分者常切切也譬水之能流不待流派之分而淵源自裕如木之能長不待枝葉之發而根本自深操存者不以私而淆此也涵養者不以慾而亂此也若夫既感之餘觸於事物而罕見其理未應之前埽空心性而渾以爲靜則亦非體用一源之謂矣又謂中庸立大本行達道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聖人分上事若初學用功只是專心一志精義徙義集義深造以道期於自得至於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謂之立大本可也取之左右逢源謂之行達道亦可也又謂孟子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驗人性之仁義禮智然不過明其固有而非外鑠至擴充以盡其才仍有待於學問苟或徒恃良知之固有而不博之於經史精之於學問思辨不惟億度之見揣摹難真疑似之端歧出易惑且以一己之識見爲一己之範圍雖所見極大恐仍不免於坐井而觀也總之學問之道必折衷於聖人今於孔子好古敏求博文約禮之訓之外另標宗旨別立門戶得不謂之異端乎至於知行並

進如目視足履是兩事而非兩候即顏子循循博約之教絲毫不敢躐等然未嘗限定幾日博文幾日約禮必俟聰明之盡然後講求踐履也蓋隨博隨約即知即行面前便是路頭隨時不煩等待若知而不行直將聖賢緊要言語當一場閒話說過雖辯論之極其精引證之極其博亦何裨於身心性命乎以上二弊一則知不求真一則行不求實學問之大害也去此二害學路乃正又謂異端之害汩溺人心然惟高明者多中之其餘未數數覯也至近日功利之害遍天塞地澈骨透心勿論富貴貧賤高明沉潛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趨便求益鍊成人心鑄成世界一舉足而不忘利一出言而不忘利一涉念而不忘利其有正人君子倡爲義舉者則孑立無與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賄秣以利灌溉然後各得其欲爲我所用而隄防少疏仍恐爲所劫制其旁觀之忌者惡者譏誚之阻難之中傷之又無論已嗟嗟一舉事而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有過於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士君子生當此時苟欲正人心變風俗計惟操甄陶一世之權有甄陶一世之德激濁揚清舉直錯枉變化愧厲遲以歲年庶幾滌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髓骨漸復本心知有廉

恥若在下之君子則惟自完其貞獨立不懼謝流波於砥柱標勁草於疾風樹準立規守先待後至於觀感興起則仍聽之於世而已嗚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理人倫昭揭於日星者無古今一也民彝物則保合於造化者無盈絀分也好是懿德若性生焉顧人品爭差或相倍蓰自賢人以至庸人嗜好迥殊矣自恆人以至下流嗜好又迥殊矣乃至苟賤卑汚不齒人類下視等儕仍有過之推其由來只是好利一念中之而其後遂淪胥而靡所底也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其訓諸孫曰自來詮道字者莫如子朱子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數語精切周詳確當不易今人爲學其止知作文應舉者卑陋固不足道間有求向上功夫者又以道爲元虛高妙之一物而懸揣臆度求之至當前日用事物則以爲粗迹而不屑意卽有告以道在日用事物者亦復觀望游移不肯踏實向前是以徒有求道之名終無行道之實也不知道率於性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吾心者卽此萬事萬物之理其大者子臣弟友範圍於當前而不可尺寸踰其切者貌言視聽附麗於當躬而不可須臾離其一切酬酢事物之理胥根天命之性而來其分之而一事一物各有至當恰好之處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其合之而萬事萬物皆

有至當恰好之處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道之範乎人者至切至密如此而今乃懸揣臆度觀望游移曰吾將以求道則是大道別有所在而當前之子臣弟友可姑任其不孝不敬不序不信而無礙也當躬之貌言視聽可姑任其不恭不從不聽不明而無傷也噫宇宙間安得有此道理不屬鬼神不察之地可以容吾之任情肆志而自如者其亦不思之甚也矣若夫真心求道者則不然道端於趨向今日志道即是今日用功道凝於誠篤今日任道即是今日著力當前之所接者即當講求得其理而後動也當前之所應者即當精察順於理而後安也一念悠忽即是坐聽其道之離一事縱弛即屬顯判於道之外顏子得四勿之訓而曰請事斯語仲弓得敬恕之傳而曰請事斯語夫豈有所觀望等待者哉總之道在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朱子之訓甚明學者親切體之當自知其所用力而懸揣臆度觀望游移者可以廢然返矣觀此則知先生之心思嚴謹體驗精詳事事鞭辟近裏步步踐履著實是以出其所學事君則忠臨民則惠其宰鄒平冠縣清訟息爭除姦戢暴而尤盡心於教化民初呼爲李教官後呼爲李青天及守泰安沂州爲屬吏立課程謂官不勤則事廢而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恫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

本於誠無明旦對越之隱必不能凜凜於官箴其爲臬司一本勤慎不務赫赫名而察吏安民見於山左文移黔中文移者至誠至仁至周至悉發於心而根於性也先生於世道澆漓人心沉溺之際而壁立萬仞超出羣流一言一動屹若泰山萬事萬理渾然太極規模氣象有令人想像於不容已者矣著有喜聞過齋全集歿後崇祀鄉賢山左舉名宦

侯官謝先生

先生諱金鑾字退谷舉人官教諭忠信篤敬身體力行平時教人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而力除空虛自守偏執冥行之弊其復鄭六亭書曰夏間接誦來函備承教益中秋復接手教謙沖之懷溢於言表甚矣閣下之篤志於學也僕早歲蹉跎中年潦倒世事鹿鹿因循無所成就方未冠時卽喜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語比長交陳恥齋先生與語脗合遂壹志於是如所謂言誠言敬言主靜言慎獨存養求放心者以爲大本在是也而竭力求之實則於古今事變日用常存之道一無所窺徒用力於虛空之中而不自知其躐等以至顛倒瞶亂竟成心疾如是者凡十六七年終不受其實益年三十一無可如何始寬心讀書涉獵於詩書易周官禮記更數年乃大悟前此之非

計其初自少年來居學齋與童子均其功課每日一本四書未嘗間斷至參以經籍久之覺有實效日用行持間自省得於四書者爲多蓋學者不志於聖賢則已苟志於聖賢未有能脫四書者論語一部此吾夫子之所以教人者在四書中尤爲切實計吾夫子生平之所以教人者一曰忠信一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夫子之所教者如此而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之士詎不尤重歟僕之所敬慕閣下賦質忠信殊絕於人也茲誦來札幾有必察邇言沛然若決江河之意是閣下於學問已得其大要也斯道之望將有屬矣夫學以六經爲大端孔子之所謂文也學者以四子書爲綱以六經爲輔力講求焉有得於心以之治己有術以之治人有術是之謂經術爲其可施於實用而非訓詁鈔錄者比也此孔子所謂博學於文也國家太平日久士子力學者多康熙間士大夫喜言心性之學吾閩如李厚庵蔡梁村雷翠庭其著者也要其所執持以示後生者亦一時風氣之所趨耳然其時忠信篤學者已有如胡東樵其人乾隆間經學大盛顧其間分際亦自不同如顧

復初任荊溪方望溪其所求者皆有濟於實用非明於古闇於今徒事章句訓解已也此數子者博通注疏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脩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後有作者則不然喜搜求古書以爲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爲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下則鄙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抄襲舊說爲尊古以論辨折衷爲武斷學雖博以語脩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此第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則可謂經術也已僕於古經誠無所窺然苟得餘年則將卒業於四氏之書焉故凡僕之言經學當時之所棄也所以然者欲不謬於力行忠信之旨已矣閣下抱忠信之質有志於力行而以倫常爲急務夫急力行重倫常二者皆忠信之事也然而求諸孔子教人之旨則所尤重者學而所尤先者文蓋聖賢之學一倫常盡之閣下前書之言是也然倫常之理至切至近至平至易而即至賾至隱至繁至難不可以一時淺易之說概諸古今亦不可以一己境遇之偏概諸天下古今千篇萬牘聖賢千言萬語不能盡其情者凡此力行之事即凡此倫常之事也故以倫常之故而有力行以力行之故而有學問博學於文者所以致其知以爲力行者也夫

知者明於目也行者健於足也未有目無見而足能行者自古言學亦未有以行先於知者一部大學功夫致知格物已居其大半誠意爲生死關頭然意之不誠咎在知之未致其門逕昭然矣然其道至廣而博故貴實而不貴浮貴切而不貴泛僕語

本朝經術必以顧胡任方四子爲先者意在斯已大約士凡不喜讀書不事講求而空言力行空言倫紀空言心性與夫存誠愼獨主靜存養者不墮於空虛自守則必偏執冥行語此失彼有體無用否則泛枝濫葉揚粃簸糠或者等身著作鉛槧四馳或者寸解戔戔孤燈自守凡玆所事雖一生辛勤皆不足以入聖人之道何以驗之觀於其行則弗信試之實用則茫然也吾輩向學已晚讀書已遲僕所願與閣下共謀讀書之法者意在以四子書爲宗不以四子書爲作文之具而以爲倫常日用所資切實以求則廣之自通六經約之無非實行稱此以往則近之可爲文行兼修之儒漸而積之必有體用合一之日此聖賢之正軌也若曰吾但以實行倫常爲要經學文學皆不足恃則所謂倫常日用者別有簡易之一途而六經不必存也豈理也哉與閣下交已十餘年中間多以世故文字相往復未有一日之暇從容論學者玆以來書語及故陳其崖略唯高明有以教之其

再復鄭六亭書曰曩者僕以來教有經術之言謬爲論說而獨有取於顧胡任方四家者蓋以四子之於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抄錄者也然讀書之法又有當言者古來書惟易詩書爲孔子所手定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數者爲極純粹耳自後諸儒著述則不能無偏弊之處卜子夏左邱明親受業於孔子其言尚有疵謬況其下者乎任荊溪之學易也苦志力求至於血氣散亂神思喪失昏不知人七日乃蘇此足見其由探索而有獲而少脫然自得之趣者也又此公生平讀書必欲融會衆家無所遺棄故洗心首卷圖說太繁而五十學易之解不無牽強此其所偏也若其卦爻註說獨能徵求象數使學者知聖人之立言字字有所根据而窮極事變無一不切於倫常日用此其所以爲難也昔程傳以理訓易朱子歸諸卜筮其旨尤該然易之爲書原本象數者也善說易者必當不離於象數惜乎古書論亡難於引据任氏所徵皆不失其正大足爲本義之助故僕謂學易者必有取乎此也讀洗心者於其首卷圖說且姑置之必言圖說則又當讀胡東樵易圖明辨勝於任氏多矣至於禮記一書雜取羣儒之著述各有篇段任氏以朱子有大學章句遂取禮記而竄易編次之甚至郊特牲一篇全逸題名散附於他段責以變亂

古經之咎復何辭焉但任氏之意實師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自爲成書彙分簡帙使脩己力行之君子易於貫通焉至其解義則穿穴注疏自悟指歸上契前聖之心源所謂天理爛熟者豈依門傍戶者所可比哉學者觀其梳剔之明而得其會通之妙則亂絲之治條理井然還考原文昭然自在豈以任氏而棄古本哉春秋所以正倫常也左氏記其事實其功大矣至其義例則三傳皆私己見胡氏又從而強辨之數千年來夫子本經不明於世至今日而意理始可求也顧氏之功豈少哉胡東樵禹貢與梅定九天文並稱絕學今與顧氏地理表合而讀之中原扼要形勢了然於胸豈非致用之一大端與方望溪之釋周官輒謂王莽劉歆有所增竄疑其所可疑而悟其所難悟微靈臯孰能之四君子之讀經皆聖人致知格物之法大有功於倫常者也夫讀書之益人也如五穀三牲之致其養焉然五穀有芒殼而三牲有皮毛善食者飽焉而氣體以充精力以富芒殼皮毛不知其所以棄也任氏周易之病僅在圓說序言今揭其所短而攻之而棄其所長是猶見皮毛而惡三牲指芒殼而訾五穀也要之近世君子多言經學其能讀四君子之書者少矣閣下以忠信爲本以倫常日用爲重能不致力於是哉前書繁蕪而意有未盡故復陳之其

作退谷自警文曰退谷嘗讀易之繫辭矣其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異哉以聖人之德如彼而其所以自處者如此故夫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故康節先生稱老子得易之體張子房得易之用雖其言之駁而其旨可思矣要惟上達之事小子未之敢測則且痛自刻責書以自警也曰天下之理進常不足而退常有餘故進而見者不如退而藏進而言者不如退而默進而求諸人不如退而求諸己汝能見人之善胡不退而自脩汝能見人之惡胡不退而自省汝有誨人之言不如退而自誨汝有責人之事不如退而自責愛人不親汝則退而反其所愛治人不治汝則退而反其所治忿懥未可任汝盡退以平其氣是非未可定汝曷退以思其詳汝行既疏惟退可以寡悔汝言既易惟退可以寡尤汝自見其長盡退而察焉曰其實有之耶其益求所進也汝自悔其非盡退而念焉曰其勿忘矣其奚以再蹈也吁嗟乎喜好歡忻惟退則見其所弊功名富貴惟退則見其無聊責有所歸汝速退以自量道莫吾知汝姑退以自娛且夫虛而能容者莫若谷深而難測者谷也響而斯應者谷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其賢之所處乎先生之學處處鞭辟近

裏而出謀發慮動徹機宜仁全義備壞者使之復完墜者使之復振職雖司鐸而地方有事當道倚之釁舍賴之即衆庶亦未嘗不感而服從之德感道通所謂動人以誠制事以義者其先生之謂乎所著有蛤仔難紀略泉漳治法及文集

河內夏先生

先生諱錫疇字用九號西墅逸民舉人約言躬行以居敬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要接物以恕持己以誠不襲口吻不蹈空虛晝爲宵得得則書之其言曰理本至易至簡艱深煩碎者失之又曰致知是學問入頭處朱子每出示人如中庸君子而時中章句補云君子知其在我至孟子知言集註補出盡心知性皆朱子喫緊爲人處他如此類甚多又曰窮理須見得徹底務到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得第三著第二著便休若知到十分便事事占第一義做更不落第二義了又曰格物是大學一頭這箇到徹底處下面工夫只要心肯意肯做將去如作宮室相似格物是將他許多木料零星湊得完備了下手做時只要一一都能檢點照管得又曰學者格物第一段義理不知性善則不知我之可以爲聖賢而明德之志隳矣不知性善則不知人之可以爲聖賢而新民之業不講矣又曰朱子謂致知是夢

覺關誠意是人鬼關先儒謂主一二字是誠意玉鑰匙謂存養如主人省察如奴僕數語最善名狀亦是做過工夫後纔能說得如此分明親切然數語中竊嘗妄易一語曰慎獨是誠意玉鑰匙又曰大學以格物爲始以絜矩爲終格物卽所以求此矩也又曰大學章句云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予最愛此二語惟朱子纔能說這般透頂的話亦是朱子生平見到最得意語故四書多作如此說又曰朱子補格物傳說得道理雪亮真是忒煞分明包括多少義疏省費多少詮解雖曾子子思爲之恐無以過此之明確也但文字古今不同耳後儒紛紛訾議皆不知而強言者也又曰近日陸清獻諸公謂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卽是原本未必盡合正己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此言可破學者二三之見又曰性字自朱子纔訓得盡今中庸篇首節性字註是也漢唐諸儒那得有此訓詁來又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其說亦未爲全非但說得忒煞重了便有弊一切權詐權術狂妄之論皆足以託之故程子深闢其說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又曰朱子論語集註錄尹氏之言於篇終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此言最足警發學者幾如大呼寐者而使

之醒矣學者皓首讀聖人之書聞尹氏之言而亦頑然無所稍寤焉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又曰程子之言朱子重加訂正覺字字親切有味無一閒放語凡四書之所錄者無不純粹以精而至當不易矣又曰聖賢只是於天理之當然處認得明白更無一毫拕泥帶水程朱所以有功於聖門者只爲於此等處認得分明儘力發揮出來一部四書不可不看他喫緊處也又曰常惺惺法最妙不如此便只終日昏睡了須是喚他醒來又曰動靜工夫要做成一片今只靜中如此被外事一頭撞破或有人一聲叫破便陡然放出來前後截斷只管動去沒收煞意思都消散了此病打疊不下更有甚話說魯齋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己到此境界甚難又曰朱子云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內亦定外亦定也如此纔做得工夫貫徹然求其所以能如此者只要理會箇敬字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存養盡頭處故曰自戒懼而約之云云慎獨是省察入頭處故曰自謹獨而精之云云又曰涵養要深省察要密然涵養深而後省察密涵養深而省察又不可不密也朱子於中庸尊德性節指示最爲詳切又曰周子之言主靜不如程子之言主敬也主敬無弊主靜便有弊然其自注云無欲故靜則亦與禪

門釋子之所謂靜者異矣又曰止字意理最精妙能止便萬物各得其所然離箇敬字不得又曰聖人不說主靜只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無病又曰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曰見是真覺悟瞞不得些子曰自訟是真愧悔怨不得些子有此真識力纔能起死回生不致因循耽誤一世了事又曰子絕四朱子云絕無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來道箇無字已是賸了此是聖人心體上事直是赤骨立無一些子繫累若顏子克己便說不得箇絕字了這箇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要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言克己也又曰某嘗說而今人都有箇藏賊法這箇賊常伏在心中自暗暗使用他卻不肯教他出現安置到背裏百般去遮護他不令人知得我們如今要做君子來除先殺了這箇賊又曰君子慎獨有二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此務其得於己也小人緣飾行誼欺誑末俗僥倖名譽作慝於屋漏之下養惡於幽暗之中終於敗露身名俱喪竟何益乎此懲其失於人也學者較於二者之間可以知所省矣又曰遇不如意事須恬靜忍耐以處之若有一毫怨尤之意便生許多躁擾不惟累心亦且累事又曰言僞則多沮行僞則多敗吾人言行之

際妻子見之奴僕見之鄉黨望之朋友責之而欲以飾己而欺人也得乎又曰魏莊渠曰自欺病徵極重爲鬼爲蜮以此爲獸爲禽以此又學者只因誠意一關難透故包羞忍恥一生此數語大有省發予每誦其語未嘗不懍然也又曰王梅溪曰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此言殊有味在予尤爲對症之藥又曰醉古堂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此知道者之言又曰僞行僞語僞意去盡纔成真君子僞不必外面假託襲取只有一毫裝點便是作僞又曰人與天地一也只爲有己便與天地不相似能克去則渾然與萬物一體矣又曰讀書只一心在書上即此便是敬便是存心工夫如此纔能曉得書中義理吾每讀書時常覺有數人在胸中橫衝直撞讀了後只如沒讀時一般此由許多閒意爲祟須是剛刀殺退他始得又曰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湛然之體此言可發深省若爲此萬起萬滅之私纏繞了一生汨沒了一生將何時過得人鬼關也先生之學鞭辟近裏固如此晚年邃於易誦覽一室額以邵窩學者又稱邵窩先生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強學錄日省格所輯有強識錄課子隨筆強恕堂家範自警編邵窩偶存邵窩筆錄

邵寗私鈔綱目撮要家禮儀節總要砭俗碎言四書爲學指南所評

定有律曆星紀地理圖誌儀禮圖誌左傳史漢通鑑綱目諸書

錢塘戚先生

先生諱人鏡字仲蘭號蓉臺翰林官至洗馬生而誠篤四歲失怙儼

如成人奉母夫人教卓然樹立不與流俗爲低昻而和順積中孝愛

深至推之忠君信友皆是物也其明鑑告成疏曰洪維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

聖相承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一書皆申明乎治忽之原邪正之辨天

命人心繫屬之故而於有明三百年尤諄諄致意予奪昭然

皇上敬承

心法典學高深

御製讀通鑑紀事本末詩百篇之中於前明得二十三首所以寓與

觀之義彰筆削之公垂法戒而示來兹者固燦如日星矣迺

聖心乾惕猶懔厥鑒不遠之思

特命館臣倣宋范祖禹唐鑑一書纂輯明鑒二十四卷以備

乙覽其中去取褒貶咸仰

睿裁臣恭誦之下往復尋繹凜然於君臣一德之所由昌上下睽否之所由亡竊惟明祖以一旅起滁陽轉戰十有五年而成帝業尊禮耆儒勤恤民隱開言路以達下情禁內臣而無預朝政其於求才輔治之道不可謂不切而於杜漸防微之意亦不可謂不深然自永樂以後仁宣繼治方底乂安孝宗清明克持恭儉其他治日少而亂日多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何哉則以朝無紀綱賞罰之權不出於上是非倒置賢不肖混淆而用人失其道也昔范祖禹有言曰治未嘗不由君子亂未嘗不由小人又曰天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夫明之君子非不衆也聰明正直之資亦時輩出也然而奸佞弄權貂璫竊柄當時人主絕不悟其用人之失蓋邪巧之伺主也密密則罔識其奸君子之事君也忠忠則自忘其戇戇固難容況有宵小為之潛煽其毒而驅之乎驅之不已則且摧折之戮辱之如前明之黨禍亦已烈矣臣嘗推原其故而知君子小人之消長未始不本於君心之好惡武宗好逸樂則僉壬以佚遊導

矣嘉靖好齋醮則閣臣以青詞進矣神宗好財利則中官以礦稅興
矣外此土木甲兵之事聲色狗馬之娛小人類迎其意之所向以竊
權寵於不及覺至莊烈手翦逆奄刻厲圖治不可謂非無欲之主然
時事孔亟猜疑愈甚痛懲羣臣之黨十有七年之間至易五十餘相
而溫體仁以陽爲孤立陰肆排擠獨相八年當時雖有公輔之器忠
直之士封疆戮力之臣卒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蓋不明理之是非不
察人之邪正而徒欲力矯其弊小人未有不乘間而入者也大學言
好惡公私之別始於愼獨終於絜矩而於平天下一章尤競競於用
人之得失歷觀廢興成敗莫不由斯千古以來事同一轍伏惟我
朝謨烈昭垂震今鑠古凡前代諸粃無不掃除而更張之
皇上於用人行政賞善罰惡一本至公皆由
聖學日深則
治功日懋臣才識庸愚幸得仰窺
緒論竊於一辭莫贊之中謹獻千慮一得之義不識有當與否伏乞
訓示其與友人論士習書曰承諭所聞士習甚壞未信其然而陋則
誠有之鏡竊以爲士習之陋固其常耳然不可不思其所由來當今
讀書者豈真有爲聖賢辨義利之見入於其心者哉又豈真有窮經

致用守己治人之學修於其素者哉彼其父兄師友之相傳上之不過趨時尚鈞弋科名此爲極有志者也其次冀得一衿以奔走餬口耳最其下者逐蠅頭之微罔顧廉恥利害舞弊犯法無所不至事雖差等所別者智愚原其本心之所發則固不甚相遠也人即無良其仰事俯育資生之計亦必不能盡忘苦寒之士其處境也嗇其取利也艱其見聞愈隘其識趣愈卑則陋固其宜也又習見乎爲之上者其所養者豐其所憑者厚其得以假借而取途者甚寬然而沾沾然爲利之心則固與之未始有異也夫以不教之士處甚嗇之境守之以淺見寡聞之心堅之以耳濡目染之習迫之以資生之策而以入於豐厚者之目則亦安往而不形其陋者哉鏡竊謂方今之士不矜惜之誘導之而但深鄙之痛懲之是真所謂不教而誅者也滇中風氣素稱淳厚爲士者大率家貧而質魯貧則多艱澀之態魯則少修飾之文鏡竊謂易形其陋者正其本色譬之鄉愚之民不若城市之智巧然而其賦性厚本真未漓導之而至於善轉易爲力千百之中有一二篤信好學者所成就者必大爲宗師者果無厭棄之心示之以躬行申之以明訓而又去其所苦累於案臨相接時不憚反覆開導考試後相質之美者獎其文辭誘勗其學業擴充其志趣勵其操

修使之於義利路上漸見分曉其有爲非好訟者於可傳喚之處隨
時面加訓斥委曲詳明務使其悔悟貼服而後已其不能改者然後
照例懲辦平素見聞其行之優劣者隨時記載於考試高下略示勸
懲再於發落之時反覆申明賢者進之不肖者戒之亦未忍遽絕也
如此雖士之愚昧未必卽能興感而宗師之職之心固當如是也況
誠能動物登高而呼百人之中豈必無一二應者乎弟前奉
命使黔官吏之相見者大率亦言士習之陋前之歷任文宗亦皆有
鄙夷不屑之語惟鎭遠太守迎謂余曰邊省士子儘有佳者大人總
不可存厭棄之心則培養者大矣余深歎服其言惜弟才鈍又爲時
甚暫未能有所設施吾兄才識明敏遠過於弟性真流露必能動人
大抵宗師之於士令不可以不肅而情不可以不親令肅則人不狎
而陷於非情親則心無厭倦能曲得其艱苦並悉其淺深受病之由
而教誨之言亦易入於其心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吏之於民亦若
是而已矣辱承下問故敢以意見之所素信者爲對不識仁兄以爲
何如先生成己成人之學亦可以概見矣其督學黔陽也講明義利
示以體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莅任僅數月而士人思之
生平寢饋於稼書楊園兩先生之書涵養純熟識量廣遠無涯涘無

圭角而見之者起敬起畏雖頑必順雖侮必肅若有莫之致而致者識與不識皆稱爲有道之氣象有用之偉人焉惜其年不永而徒令人想像而已也

學案小識卷九


珍倣宋版印

卷十目錄

待訪錄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愚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學案小識卷十

待訪錄

一時搜求未得其著述則於別集之所論及者隨詳隨略錄以待訪

錢塘應先生

先生諱撝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殫心理學躬行實踐力追程朱痛闢新建當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滔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聞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磨礲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爲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

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爲此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其祭潛齋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糵不可以爲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生閎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滸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亹亹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

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陰巷短垣恬如也太守嵇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出及讀先生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寧知縣許西山請主講書院造廬者再先生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大臣交章薦之先生輿牀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卒年六十九先生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

廬陵張先生

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篔山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建言鐫級去爲司業時刻鄒南皋宗儒語略頗闡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邸舍蓬蒿滿徑突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贐一無所受其狷介有如此者著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唾餘若干卷三魚堂粹語載篔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

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
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簣山
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
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
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本
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
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簣山又述其山房舊有扁命
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
既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註所未及又簣
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
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
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
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
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
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
合又簣山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

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又閱張簣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客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又簣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祁州刁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諱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啓丁卯賢書既再詰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

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謚爲文孝先生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既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爲斷流賊圍州城毀家糾衆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

者給以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舊終始如一愼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爲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當湖陸先生與刁再濂書曰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恆陽見用六集稍慰飢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爲恨聞尚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汚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幷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江陰徐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世沐字爾翰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圄於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辯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於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

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
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
未廣則答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
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嘆颺言於
衆由是安溪李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
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
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御史罷官先生亦
旋里越年當湖沒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
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於學術異同
非模棱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其時
克艱陳先生並起共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
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當湖陸先生書其四書惜陰錄後
曰江陰徐子爾翰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
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
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
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
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

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尚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汩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義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尚有以策我哉

磁州張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溍字尚若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

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即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遂瘥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傳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戶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薈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寧集十卷

南豐謝先生

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程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爲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時寧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先生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先生先生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南豐城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先

生友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卒年六十七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邃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衡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洊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

人陳迹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淩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爲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堇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闇也

周好生先生

嘗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汩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荊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

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間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錙一銖之有無能埽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剴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則聞松江有周丈簡庵比視浙學延爲兒輩師余資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卽好生先生之書錄分劄記文集爲二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懇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砭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也竊謂先生殆以曹月川陸先生可擬薛文淸然薛曹二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較古人爲多幸焉當是時南

有黃棃洲北有孫夏峯顏習齋人品卓絶而學皆不純夏峯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爲守其師說先生與之往復辨論冀歸於一是唯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當湖起而若合符節先生宗仰楊園與當湖相劘切故粹然一出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已苟有志其奉是爲指南庶不至適越而北轅也夫

張玉甲先生 號西山

稼書陸先生答先生書曰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涖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抃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眞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删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靑齋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驗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宏多肅此奉謝又答先生書曰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盻俯賜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靑齋政略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愚駑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宏多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

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亦為令郎一助乎使中漬布統祈台鑒不宣貞菴魏先生序張西山文集曰天運郅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宗講明而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為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即以西銘正蒙為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為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聲帨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為歧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繽紛矣還蜀少參有滅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如鬭雞走狗六博蹴踘以及師巫詛咒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涖任以後惟漸次為之勸諭而譬解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

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渺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內使海內儒者皆知有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閫奥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爲輔翼世運之人也

連城張先生

先生諱鵬翼字翚子晚號警庵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張先生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

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五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値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疏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蓋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厖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中孚黃梨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搜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日有杼軸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行卽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

林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
皆莫考其生平始末爲可惜也先生晩年喜與長汀黃霔陽聲遊其
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爲冠冕云童先
生積超曰警庵先生所居鄉名新泉所著書尙有芝壇日讀小記已
鋟行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考其得力戴記爲多積超藏其與林赤章
先生論心性手札又嘗過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
易先讓外客皆先生遺教林赤章先生名霞起號淑齋又與童玉鉉
李峴峯董若水四人號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
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誌有二十四
景先生效柳筆爲之記逆耿僞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擄先生至郡先
生白衣抱琴不下拜劉知難屈遽釋之又雷先生序先生鄉賢錄曰
國家旌淑獎賢莫重於鄉賢之祀惟有司大吏得其人則無濫施無
溢美舉以入祀者實惟州邑之坊表斯足以興教化而美風俗乾隆
十一年吾閩請祀鄉賢者僅三人而連城居二其一爲警庵張先生
先生以明經逾大耋歿已三十餘年生平安貧力學不求人知亦罕
有知者當事能表章以樹風聲此足見
聖化翔洽靡善不揚士人服古闇修未有終閟於後世者也抑吾於

先生童有感焉先生年十有四講習四子書卽知學正檢束身心然猶自言爲科舉帖括汩沒者二十餘年後遭耿逆變避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乃翻然自悔返求初志至年五十二始讀薛文清公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學以日進著述等身而務敦實行暗室屋漏如對神明嘗曰考亭易簀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然日有孳孳真不知其老而且耋也使先生徒以文名掇巍科膺膴仕持祿保位以歿世子孫挾勢力使有地治者爲躋位鄉賢中其何以愜乎士君子而饜鄉國之心哉且如先生卽不祀鄉賢其所爲不朽者自在也與先生同邑而祀者爲寒泉童君年後於先生均可垂範後學故人謂闔中此舉足孚公論云今先生之子裒集文牒事實付梓敬書此以誌仰止之私云

魯南徐先生

先生諱用錫號晝堂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翠庭雷先生序其圭美堂集曰圭美堂者魯南徐先生讀書講學之堂也先生居宿遷在魯之南故自稱魯南云其族子楓亭周君汝峯從學久先生歿二君裒先生詩文輯而編之楓亭守雲南屬汝峯校刊以廣其傳先生嗣君致書於鉉俾共商搉且請序焉先生與吾師蔡文勤公同出安溪李

文貞公門文勤公嘗言服膺安溪最篤心體而躬蹈之者蝶園徐公
江陰楊公及先生也鉉昔庶常假歸過宿遷拜見先生於圭美堂時
先生罷官居里蕭然不聞外事獨接引後進剖析義理問及詩文書
法津津有餘味焉
今上卽位首起楊公於雲南先生與鉉亦先後蒙
召命當是時蝶園徐公年八十餘矣以舊臣復敘用先生年亦八十
矍鑠如壯年人鉉以晚進追隨蝶園江陰二公同事
禁廷退而親炙先生得遂二十年仰止之私而龐眉皓首碩德重望
咸布班列何其盛也先生曰我
朝重熙累洽吾扶杖以觀德化之成耳堪陪侍從哉
天子垂念其老遂得引年而歸先生之學一以安溪爲宗天人性命
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所聞於文貞公者皆筆之於書不復
自作其自持嚴慤詩序論書牘雜著碑版古文無一苟就者二君汲
汲於圭美堂集欲使天下共探先生之學所從來匪獨不忘其師已
也鉉自念生平幸從先生長者遊今皆不可得見矣爰藉是以識之

申孚孟先生

貞庵魏先生爲之傳曰申涵光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

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逕外顧善爲詩端愍公宦遊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僮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距鹿楊猶龍雉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喪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壻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梟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寧棄縣令歸日與之遊卽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梟盟既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歿春露秋霜環冢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焉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梟盟乃跰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

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鳧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
京邸而余之識鳧盟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
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而願結交隣巷中之車滿矣甲午
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雲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
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還
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祕或
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鳧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
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
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襄璞訝其速答曰
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
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
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鳧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喪不及憑棺擗踊血
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鳧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鳧盟

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鳧兒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採所長其他兢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刱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迂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巖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飢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杯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

不倦諸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荊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跡風塵蟬脫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黄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得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鳧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槪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俞存齋先生

稼書陸先生與先生書曰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威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義真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汩沒制舉業中掇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強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滸或得以其暇講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

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候拙刻二種并塵台鑒統希垂照

溧陽潘先生

先生諱天成字錫疇諸生幼與父母避亂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往來徽寧萬山中走且哭每至一村持簦大呼作鄉語觀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傭飯以養先生之學以子臣弟友爲主年七十四窮餓以死藁葬惠應寺側遺書鐵廬集五卷

睢州田先生

先生諱蘭芳字梁紫號簣山著有逸德軒文集稼書陸先生與陳子萬書曰田梁紫中州夙儒爲湯潛庵先生心折讀其呻吟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

黃岡曹先生

先生諱本榮號厚庵順治六年進士授祕書院編修應詔上聖學疏千言其略云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
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
君德旣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侍
講幄辯論經義奉
敕同傳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自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
諸書以國史院侍講學士乞假回籍卒於揚州先生之學半從新建
半歸紫陽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敘雜而未醇是可知
矣而平生勵志清苦始終不渝病革時行李蕭然門人計甫草在側
猶以窮理盡性爲諄諄其安貧守道斃而後已如此柏鄉魏先生序
其書紳錄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
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
辰歲厚庵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
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
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
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庵見道真切其言性
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

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爲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其脈厚庵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錢塘沈先生

先生諱近思字位山號闇齋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

國朝真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禪既乃沉潛反覆乎六經先儒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穎也修城築堤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顧陸先生在臺垣僅一歲罷歸再召已不及待公由銓司驟擢卿貳陟總憲年未及耆而捐賓客嗚呼使公永其年所建樹詎止是

哉公在朝與吾師蔡文勤公投契最深間以事至海淀則宿文勤公所鋐因得廁座隅聆緒論或聯床講析過夜分竊幸所得於公者實多公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岐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公嘗出所纂陸子遺書屬鋐校訂蓋總平湖陸先生諸書薈萃而類編之以裨後學者也既又得讀論語隅見錄其他著述祕而未宣今與令嗣君同官於朝乃得盡讀公之詩文劄記其研理窮事根心而出平正切實與平湖陸先生如出一轍學者由此而得梯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如公之持躬覺世卓然爲一代醇儒視夫惝恍於空寂馳騁於功利炫鶩於詞章者其得失奚啻霄壤哉鋐不自揣敢識一言於簡端與天下用心正學者質焉又陸子遺書序曰平湖陸子學宗朱子之學能真知實踐者也其治身居官立朝之梗概海內宗仰之余於年譜序中亦既言之矣其生平著述如困勉錄及點定四書大全皆其初年未定之書其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松陽講義衛濱日鈔及門人所編輯文集及三魚堂四書講義四方學者或未之見或見其一二而莫覩其全卽全觀之而莫得指歸雍正五年余在都門總憲沈端恪公折節下士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

子以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沉潛反覆之久因倣近思錄之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體性命之精蘊學問切實之實功異端之歧途聖賢之造詣莫不瞭然分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波者矣是書公就稿而薨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余視浙學喜其完好如初欲爲梓行而力未逮今荷

聖恩侍母歸養爰識此意以諗後之學者厥後是書梓行與否無可考而沈先生之天鑒堂集亦不可得姑錄其重刻陸宣公奏議序曰天地倫理之經莫大於君父儒者性命之學莫先於忠孝昔孔子作孝經而無忠經後儒於是有補不知忠孝原無二理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四教之垂要之以忠信一貫之唯守之以忠恕六經四子無一非忠經至理特不以專名云爾唐陸宣公奏議一書真可謂之忠經也孔顏曾孟而後周程張朱以前此千餘年間道統幾絕所謂名臣大儒者勳業文章非無粲然類皆雜於功名之私其粹然一出於正而能以道事君者唯公其庶幾乎今取其書而讀之其告君之大者如推誠接下聽言用人改過罪己散財絕賄貯粟定稅馭將治邊天德王道體備用周見古大臣格心正

君之學焉總之義利二者辨之至明一切雜霸曲學不敢陳於君前
當時導利而害義者莫甚於裴延齡故公有奸蠹一書直言不諱九
死不辭其忠誠激烈已足碎奸邪之膽而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尚
可激濁揚清嗚呼豈不感哉恨公生不逢時不能盡其所學以究其
用使以堯舜之道遇堯舜之君責難陳善言聽計從恢宏至理展布
經綸雖接踵皐夔比肩稷契可也近思來治潁川建社學於北城簿
書之暇與項子性存宋子之遜稍爲校定公書點讀付梓以授社學
諸生自十五入太學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即令讀奏議使君父
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正誼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
於蒙養先入之言則皐夔稷契本領即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
跳脫乎習俗之橫流埽除乎物欲之錮蔽從此而擴其識鍊其才充
其學厚其養而暢發事業其或可以備
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爲當今第一流之人物乎刻既竣遂書此語
於篇端使有志讀公之書者日就月將精思力踐飲食起居時與公
對心神智慮默與公通精粹潔白之操正大光明之業體之則爲真
儒用之則爲純臣庶乎無負讀公之書焉耳
李簡庵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墓誌銘曰雍正九年春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而吾鄉連城李君既至隸戶部湖廣司越三月告病歸逾歲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卒甲寅秋余假歸省覲其子具狀來請銘嗚呼君之生平鄉國間知君者莫不稱爲有道之君子也君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就傅習舉業兼攻詩古文既而嘆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騖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體爲務居蓮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自弱冠餼諸生年四十五始中康熙庚子鄉試累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父喪變俗以禮平居恂恂衣若不勝義所不可堅執不能撼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易彈琴饔飧或不給余嘗與君語植志行身之方意相激切偶雜他賓君即默然余性喜暢談君嘗贈余靜穆二字然氣質難變以此甚愧君君隸戶部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以逝君好讀易卒日自以未竟其志命子納易於懷以殮余嘗謂學聖人必從狷者始君其庶幾乎君諱圖南字開士簡庵其號也生於康熙丙辰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

十有七祖諱炯明歲貢生父諱夢箕歲貢生漳浦先生有傳嫡母黃
孺人無出君兄弟三人皆趙太君出君其仲也娶周氏子男五女一
孫男三孫女二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里某原銘曰以君而比衆
猶古器不可瓦缶用志希乎前哲君其堪自悅嗟後之人必將有慨
其風節墨卿伊先生曰𥳑庵先生有子成文字仲彭爲君諸生境極
困授徒歲終以徒學未成抱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徒以感奮
應舉饋贐固辭不受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
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粲而回童一齋與同里少時見之年
已七十矣輒與一齋爲忘年友云

朱梅崖先生

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余之知梅崖自其爲諸生時始梅崖之族
人投書求余爲其母節孝傳尺幅中皆淳古沖淡之氣余心異之已
而知其出自梅崖越數年遂發解成進士入史館當是時天下人無
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梅崖落落自如既而改爲縣令其
落落如故遂改教職以歸余別梅崖八九年其貌加豐容加晬盎和
以平乃歎向之知梅崖猶淺也梅崖承先世詩書之澤胸中所浸灌
無勢利之見兄弟朋友所切劘皆超然遠於俗歸而有母可事兄弟

友朋唱和之樂山林池館又足以遂遊息梅崖挾其所有視世之奔走風塵惴惴恐失意如桎梏之在身寧肯以彼易此哉其文章不爲炳炳烺烺以動人視聽所謂淳古沖澹者嗜之久而彌篤其所自得蓋在文字之外然則世之知梅崖者毋涉乎淺而不旣其深也其兄弟友朋以梅崖集付梓人屬序於余余鹵莽言之如此

任東澗先生

理堂韓先生表其墓曰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庵號東澗學者稱爲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嘆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其爲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

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洲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熖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

平湖陸清獻公發聲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頹俗反之正道然孤立無
徒歿未久而流風漸微爲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概大道滅
裂聖言強以就己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爲固
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
習錄辯窮其所極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
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
疑於毫釐故其衞前賢佑來學如是其深且至也先生旣隱居無所
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今
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
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爲
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君相慨然曰明良遇
合千載罕覯吾其可一試於是應
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
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濟用
之大槪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
之山陽曾祖諱邦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

父諱宗延官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封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縣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栻附監生朴東模附學生早卒棫女四人稟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壻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搆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輿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記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辯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晻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囈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

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既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蓄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所爲書皆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焉又序其小泉筆記曰余讀三魚堂文集其講學尤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自羅整庵陳清瀾以來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朱陸二子以學術相詆各具於其書後之人欲合而一之無是理也自朱子之書著爲功令習之者以爲遇世之資至近世愈趨末而迷本既不能充其所學底於光大又竊聞闢陸王者之緒論欲以空言相枝梧爲陸王者非有所假託以求於世其人類皆高明雄辯之士積其實力以與習功令者角故其勢往往而勝有明中葉以至於今其風未息原其得失出入糾紛非一說所能窮亦未流相激之勢然也然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朱子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山陽任東澗先生自弱冠有志於學棄舉子業專一而求之至今八十年其於朱子之書章體句究之反躬以驗其合篤實闇修不炫於時著爲小泉筆記一書其大旨與平湖不約而同貫皆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觀平湖之所以得則先生豈有勝之者哉夫自古

立言之道必視其人有非可以口舌爭者世之志於尊朱子闢陸王者其尤知所自立哉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愈字紫超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即知向學日讀忠憲公遺書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植身艱苦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晚年窮困餟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張清恪公巡撫江蘇延主東林書院講會先生以疾辭年七十八卒嘗撰朱子小學註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世泰字彙旃忠憲公從子也少侍忠憲公講席體認有得尊聞行知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曾與東林講會歙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既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江佑吳愼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樞端文之孫也從高忠憲講求朱子之學入
國朝韜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貫五經尤深書易晩爲易稿
折衷至當心體躬行而已嘗論明儒服膺薛胡而謂陳王不免有差
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志趨之正可知矣

寧都彭先生

先生諱任與同邑魏先生禧嘗集同志講學於易堂世所稱易堂九
子先生其一也著有草堂文集其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辨
之不晢而在於行之不篤九子中如寧都李先生騰蛟著有周易剩
言邱先生維屏著有周易剿說南昌彭先生士望著有恥躬堂集皆
易堂講學之人也

鄠縣王先生

先生諱心敬字爾緝號豐川受業於二曲先生著有豐川集關學編
豐川易說其言易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卽
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
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
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

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謂泥跡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著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處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俱不失切近篤實之旨焉

湄縣馮先生

先生諱雲程字海鷗別號峪泉子七歲而孤感憤自立嘗謂平生有友五人本邑則雪木李子二曲則名世趙子鄠邑則爾輯王子晚得一人則二曲司訓茂林劉子又繼得瀟灑之友方白趙子二曲李先生爲之傳又同時有盩厔惠含貞先生思誠武進陸儁公先生鄉鵠李先生皆爲之傳稱其學行云

武進吳先生

先生諱光字與嚴號野翁著有弄丸唫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抄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而易粕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

秦安蔡先生

先生諱啓允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聞甲申之變絕意仕進閉戶讀儒書講求身心性命之學其弟啓賢號琴齋事親至孝亦以學稱

同州馬先生

先生諱嗣煜字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敵兵攻城城破死之二曲李先生謂馮恭定而後咸推二岑先生

華州白先生

先生諱奐彩字含貞號泊如出馮恭定公之門明末與張太乙武陸海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黨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等以道誼相切磋黨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王省庵先生諱化泰篤志理學與黨兩一切砥密詣又同時有周先生澹園究心濂洛關閩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白黨諸先生同爲一時學道之士

武功張先生

先生諱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周程諸先正書言動以之後遂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云

陸翼王先生

先生諱元輔嘉定人三魚堂日記云陸翼王博聞而朴實君子人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陳清瀾學蔀通辨皆由其家借閱云

王石隱先生

先生失其名石隱其字也三魚堂日記云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幷致所刻說文論正十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庵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蕭文超先生

先生諱企昭漢陽人尊法朱子詆斥陽明而心平氣和一準於正非有涉於門戶之私其所著性理譜論讀書之序稱始於小學四書五經而性理大全二程遺書朱子文集語類魯齋遺書薛氏讀書錄胡

氏居業錄高子遺書次之西山大學衍義又次之通鑑綱目十七史詳節吾學編又次之又著有闇修齋稿一卷

彭古愚先生

先生諱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舉人耿精忠叛凡九拒偽命卒得不汚賊平歷官至廣東巡撫其各奏疏書牘侃侃無所撓屈清苦刻厲罷官後貧無以存活云著有古愚心言八卷

秦定叟先生

先生諱雲爽字開地錢塘人著有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陽明之論亦間附載以互證

譚東白先生

先生諱旭新建人著有謀道錄謀道續錄蓋隱居未仕守程朱之學以教人者也其論斥王庭理學辨曰偶過坊間見王言遠理學辨悅其名也購得之時一披覽百孔千瘡殊不可耐據其所言宋代直無完儒異哉邪說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極以心知言性以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兩股內外判成兩截甚至周子無極等

說程子性卽理等說邵子道爲太極等說張子鬼神二氣良能等說都一例譏彈而其闢朱子也尤甚又謂釋氏見性成佛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似又謂吾儒體認未發以前氣象與禪家不思善不思惡時看本來面目相近又謂老子是易之坤道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三教全無義理其他支離破碎非聖叛經並取陸王之學者尤難縷述云云

學案小識卷十

